



三才圖會
卷之八
雜考
雜考
雜考

ル 5
1111
6



卷 6
1111



三省邊防備覽 策畧

策畧

陝西之漢中興安商州四川之保寧綏定夔州湖北之鄖陽宜昌地均犬牙相錯其長林深谷往往跨越兩三省難以界劃故一隅有事邊徼悉警守土之吏疆域攸分即能罔圍保民詎能越境而謀故講又安之策必合三省通籌之也

天文井宿次未午二宮分度最廣商州在井一度漢中興安在井三度保寧在井十三度夔州綏定二府均在翼十七度而奉節巫山大寧雲陽梁山萬縣又在翼十度鄖陽

三省邊防備覽 卷十二 策畧

叙江學如燈輯
安康正鵬粉梓



府之鄖縣在星六度房縣保康在張一度竹山張二上津
張三鄖西竹溪在張四聖人仰觀俯察休咎之徵鑒諸儀
象任邊防之重者不可不隨時占候也

南山在陝西西安府之南山高而長阮亭所云終南雲物
一千里是也西為太白山東為華嶽山由秦隴而來踰北
棧經五郎孝義東出商洛融結河山諸山鎮安洵陽漢陰
石泉洋縣各山皆其支分別派穹巖遂谷老林深箐多人
跡所不至時虞伏莽故往史所稱動曰南山盜賊

南山專屬陝西在渭河之東南漢江之北其由漢江南渡
徑至岷江北岸陝則興安平利白河定遠西鄉寧羌川則

保寧綏定太平夔州湖北則鄖陽之房縣竹山竹谿宜昌
之歸州興山均在江漢之間其山之最鉅有名者曰大巴
山大約自秦階折而東為畧陽之仇池經寧羌南鄭城固
至定遠巴州凡川東北與陝興安湖鄖陽宜昌漢江以南
各山皆其支分別派而下結為均州之武當巴山老林跨
川陝兩省周行千數百里在蜀曰三巴老樹陰森為太古
時物春夏常有積雪山幽谷暗入其中者蒙蔽不見天日
稽防難周宜其為逋逃藪也

西安之咸陽長安藍田蓋屋鄠縣鳳翔之寶鷄郿縣均在

山外而縣轄地方往往錯入山內咸陽長安蓋屋三邑錯

鴨粉曰咸陽寧定咸寧之詭緣咸陽南界以渭水劃之不能及山也

入山內者尤寫遠往往至三四百里故有鞭長莫及之患
陝西各山大約多類華嶽峻削挺拔非如東南坡陀蜿蜒
易於攀躋由華州經藍田至寶鷄共七十二峪口山賊窺
伺內地必由峪口而出故當辦理賊之時防其竄突於各
峪口徧設卡扼以重省城門戶

寶鷄古陳倉渡渭河進山經草涼驛黃牛堡過鳳縣留壩
廳至褒城縣山程六百里爲北棧道山峻水急其中多巉
巖壁立難以鑿路募匠錘石成孔橫貫巨木上覆木板外
作欄檻繞之如橋梁狀名曰棧道其中最險曰煎茶坪大
散關鳳嶺柴關嶺馬鞍二十四嶠鷄頭關父老言數十年

前古木叢篁遮蔽天日異花奇木芬馥泉巖近爲川楚棚
民開墾路增崎嶇而風景不復蔥蒼矣

棧道之西爲秦隴階文徽成各州縣東則南山老林山堦
谷口處處可以躡越形勢如蜈蚣狀故賊匪東西奔竄防
堵爲難

漢中府治東有饒風南橫大巴北扼大散西拒仇池漢江
橫貫其中最爲形勝其中南鄭城固洋縣西鄉褒城沔縣
周圍五六百里一望平原地美人殷漢高因之成帝業而
武侯北定中原亦屯軍於此晉宋以後爲梁州唐更名興
元王阮亭咏之曰平蕪蹠躡連錢馬近郭參差橘柚村非

虛語也

興安在漢江南地勢寬厥府治本無城秦撫軍防堵教匪築土墻以守沿舊號曰老城山內土性不堅夏秋霖雨軌有坍塌邊徼重地宜為未雨綢繆者

興安往西安大路由漢中一千八百餘里於山中另開闢新路由洵陽之趙家灣兩河關經過鎮安孝義出大峪口山程約七百里較棧道捷甚然鳥道羊腸中如九里岡琉璃溝安鎮判官嶺仙姑碛洵陽梅花舖鷄上架安鎮猴子石大山安鎮高峻嶮巖一徑於樹根石角之間稍不戒則人馬均墮非如棧道地雖險而路寬故招解人犯仍由漢中大

路

西鄉所管共七十二地方山大林深極其遼濶周圍二千餘里嘉慶七年奏將山內二十四地方分設撫民同知廳治在班城為班定遠侯封地因名廳曰定遠距西鄉縣二百九十里至四川太平廳二百四十里沿邊東接毛壩關南繞鹽廠平落西歷黎壩白陽關共計六百八十里與四川之太平巴州通江南江接界內有星子山老林約數十里亦大山也大巴山在定遠者四百餘里西鄉之險峻盡分廳治而西鄉成腹地矣

定遠設姚家壩簡池壩兩巡檢距廳治皆二百餘里人煙

稀少姚家壩尤為荒涼嘉慶九年方撫軍奏移姚家壩巡檢安設漁肚壩簡池壩巡檢安設黎壩均在廳城西南一百里內外定遠捐修廳城兩巡檢分防之地亦為代修石堡三城鼎峙頗資犄角

鳳縣占池荷郡又為鳳州西通隴右南扼巴西自古必爭之地東南為南山老林由城西進山溝約百餘里至甘肅之兩當再西為徽成兩縣毗連秦州山賊竄甘省多取道於此故於縣治增設漢鳳營

乾隆二十九年分褒城武關以北鳳縣南星以南設雷壩廳改漢中水利通判為雷壩廳撫民通判雷壩在棧道中

西有紫柏山高數十里青巒聳拔上插雲霄相傳為張子房辟穀處廳治湫隘兩面高山中間溪流湍激向無城垣由鳳縣至褒城四百里空曠寫遠軍火糧餉時有疎虞近修磚城一座頗為鞏固崇備仡仡行棧道者心膽為之一壯

褒城之馬道相傳為蕭相國走馬追淮陰侯處就驛結堡人煙較縣泊為多

光武征隗囂得畧陽而囂懼嘉陵江襟帶城西另有小河一道名八渡河繞城東而下渡嘉陵江西進至白馬關為甘肅要衢

舊志有仇池四面陡險上頗平厥有泉有田往時武都羌據以爲固者在今成縣西和間邑境山壤磽确沿途絕少水田

川省入陝首爲寧羌州州境遼濶綿延數百里黃壩扼巴蜀之咽喉陽平爲秦隴之門戶荒耳山茅壘子板倉壩一帶與廣元昭化之荷葉嶺石龍壩域墻巖黎壩各處壤地相錯山幽谷深易以藏奸間有水田稻出無多

興元洋州唐時屢爲駐蹕之地北路進牛羊嶺麻庄河麻兒溝一帶大山數百里與西安之長安蓋屋接界內多未闢老林近於華陽地建土堡一座添設文武官弁而地大

林深彈壓非易

定遠設廳而後西鄉邊防盡屬定遠禦賊當在門墻之外嚴定遠之防維則西鄉自可固圍軍興時賊匪往來巴山數百里幾成豺狼巢窟西鄉當山路鍾家溝堰口峽口大巴司各等處俱有重兵派將官防堵

陝省入川之路其由寧羌廣元棧道而前者正道也而奇兵往往由西鄉而進漢昭烈取漢中大兵發葭萌關張桓侯由西鄉一路後西鄉爲桓侯封邑定遠之扯旗溪拴馬嶺各處多桓侯遺跡明時川賊鄔本恕犯漢中流賊張獻忠入川總兵左良玉等扼賊力戰多在漁肚壩九拱坪一

路定遠之設廳洵安邊遠猷也

石泉本漢陰之石泉堡成化十七年改爲縣治在漢江北岸縣令李樞煥籌修關廂崇山峻嶺一望巔岼饒峯關高十五里石磴盤折其險可守田饒峯北進山爲興安往五郎之路中有雲霧山山河界貓兒嶺諸險均極幽峻四畝地營與五郎聲息相通尤爲必守之要四面老林一二棚民之外別無土著稽防稍疎輒起寇心

漢陰本縣治興安州轄興安陞府漢陰改爲廳治地勢平坦廳北各山與五郎鎮安相連漢王城古跡在廳南漢江之上

紫陽縣本漢陰之紫陽堡成化年間改爲縣轄地多在漢江南岸任河洞河大小道河均在縣南溝岔紛歧山岡重疊表延數百里易以伏莽賊匪滋事之時居民搬往漢江北岸不敢回故地者數年

紫陽南境扼要之地有鐵佛寺斑鳩關東南近安康有大山曰五朵雲林深路峻上廣數十里賊匪伏匿官兵搜捕經時

安康本興安州治興安陞府改附郭首邑縣境逾澗西往漢中一路恒口地勢平坦西北王莽山牛山穹隆翠嶺爲終南分支明季陷李賊之車箱谷卽在二山間松樹壩上

下團山與洵陽鎮安孝義接界林幽谷深奸徒易以伏匿
傅家河一路由山溝中行地雖幽暗路頗平夷故避兩河
關之險者由鎮安取道於此徑達興安漢陰

安康南與平利西與紫陽交界西南至南天門與四川之
城口廳交界密地數百里崇山峻嶺溝溪分歧有滔河嵐
河大道河等名地方極其幽暗距縣窺遠稽防難周往時
楚中傳教之人潛相煽惑故清查叛產絕業安康爲最多
經正民興導邊遠之愚蒙使不爲邪慝所炫是所望於良
司牧矣

平利北連安康東界洵陽東南接湖北之二竹西南與四

川之太平六寧交界鎮坪一隅深入川楚之中距縣治三
百六十里烏道一線盤折危巖峭壁之間鷄心嶺扼夔府
大寧之路偏巖子通一碗泉汛平溪河八仙河與大平廳
之城口黃墩相接處處老林內有化龍山綿亘百數十里
尤爲幽峻匪徒出沒設巡檢專司稽防添安大營畧資控
制沿途之八卦廟孟石嶺散子坪等處亦爲要隘

洵陽在漢江北縣治孤峯突兀夾以漢江洵河俗稱金線
釣葫蘆縣北關外地勢頗高可以俯瞰城中嘉慶六年知
縣嚴如煜砌大礮臺一座修甬道數十丈其險可守邑境
尚有未闢老林兩河關爲由商洛入金洋必爭之險

洵陽西北與安康孝義鎮安東與山陽及湖北之鄖西南與白河西與平利西南與湖北之房縣竹山竹谿均皆接界犬牙相錯者共九邑與平利均爲陝邊重地地頗遼濶俗有八百里洵陽之稱山高谷深稽察難周往時楚匪潛入東路之西岔河竹筒河西路之壩河高壁洋北路之乾溪河山民多被煽惑賊至附從爲亂故其被蹂躪者爲最烈也

防漢江之議爲軍興時所最重然漢江在洋縣黃金峽以上處處沙灘窄裳過之自西鄉茶鎮以下水雖稍深而流本不大跣淺可過者十數處洵陽境內由安康之二郎灘至白河交界之藍灘水程二百七十里漢江南北二岸均洵陽所轄他邑專防一岸洵陽於賊從南來則守北岸賊從北至又守南岸大棕溪高壁洋頻頻失事嘉慶六年沿江設立各卡士民荷戈以守祈寒暑雨數載無懈亦知切同仇之義矣

白河縣幅輳不過二三百里而山谷阻深由縣西麻湖溝而進紅石河白石河界嶺關廟河各處楚匪潛竄易至煽惑滋事守土者時宜留心

興安漢中與長安相通山路一由安康琉璃溝經洵陽北境鎮安縣孝義廳而至大峪口興安達西安之路也一由

石泉之迎風壩西鄉之子午鎮即午谷經寧陝廳東江口營
夾嶺汎而至子午峪即子峪石泉西鄉達西安之路也一由
洋縣之鐵冶河即灤水經華陽厚畛子而至盤屋之西駱峪
洋縣達西安之路也一由城固小河口經留壩之西江口
鳳縣之進口關而至郿縣之斜峪關城固達鳳翔轉至西
安之路也一由褒城連雲棧經留壩鳳縣古池荷黃牛堡而
至寶鷄古陳舍漢中達鳳翔轉至西安之路也一由畧陽古興州
經甘肅徽縣兩當縣出鳳縣而至寶鷄利州興州達鳳
翔之路也興安之路漢唐後無更改者子午路即魏延請
以五千人緣南山而東者唐時嘉州荔枝由此而進改爲

驛路宋元明路漸荒蕪至

國朝設寧陝廳而山路仍通鐵冶河一路舊稱北駱南灤唐德
宗幸興元由之在唐時當有驛路宋元以來荒蕪今雖有
人行走沿途無城垣市鎮小河口一路史稱武侯即魏延於漢中
築漢樂二城樂城今城固當亦師行之道北爲斜谷但在
南者爲堵水河口非褒谷也褒城一路山徑直抵寶鷄南
爲褒谷北古陳倉非斜谷也唐宋以來鳳嶺紫柏青橋各
險山石塞斷長安赴蜀者由鳳翔趨兩當徽成明皇幸蜀
但記池荷之奉迎吳武安兄弟拒金亦在畧陽仙人關一
路至我

朝柴關嶺武關路乃大關耳漢高之來南鄭由故道經留壩至
褒城其出定三秦棧道已焚由畧陽微鳳至寶鷄以褒谷
進以畧陽出也武侯出營五丈原其路總曰褒斜者則在
棧道既修之時棧道修立必沿河溝始無過高過峻之虞
由褒谷沿讓水今黑龍江至武關轉北進南河又東至紫金河
腦則進口關矣關不甚高過關又沿溝修棧道直至斜谷
口棧道由南河口分路而進故綜其首尾曰褒斜若山路
則出柴嶺鳳嶺至陳倉與郿縣斜峪谷東西相距一百數
十里也棧道作法詳史論

商州在西安東南距省城平路三程由藍田縣進峪亦經

過秦嶺秦嶺極其崔嵬在五郎孝義者上下均七八十里
度嶺總須兩日蓋即南山之正幹也嶺在商州者不甚高
其上亦有韓文公廟商州城外地勢平厥宜麥粟各種間
亦有稻田東爲豫省荆子關扼秦豫之衝東南至龍駒寨
小河一道可通舟楫直達襄陽之老河口估客上下覓舟
雇驛人煙稠密亦小都會焉

商州爲楚地商於六百里張儀用以紿懷王者地在楚則
關中之險楚與秦共之在秦則楚之防秦者多爲秦弱矣
秦既取之詎肯還之其後漢高祖入關卽在此一路故商
州爲秦中必守之險州轄四縣鎮安居南山之中四通八

達山陽商南與楚之鄖西上津接連雒南密邇豫州各邑均山大林深楚豫流民入山開墾者多取道於此良莠不齊稽防未可少疎

由甘肅之階州翻山西往四川龍安府路最崎嶇卽鄧艾襲蜀之陰平道

賊匪滋事之始川中南江通江各縣治多被焚燬太平藉土墻以守得以完固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邊境扼要地方城垣決不可少非惟數萬生靈藉之保全而扼其衝突之路賊氛亦不至鴟張有封疆之責者慎無惜小費而悞國事也

城口之東經由黃墩旗桿山汪家壩桃花埡過大團城小團城至紅池壩老木園寶塔岔路往夔府之大寧奉節烏道羊腸崎嶇不易行矣而其增助地險總在沿途老林枝柯叢雜刺眼挂衣卽爲健者糾纏不得展布賊匪潛藏其中我軍無由得見賊從林內下視則纖細俱知於碕角轉灣之處依險鷲起貿貿前進輒墜術中

舊傳鄖襄上游大山長林劇賊伏匿其中砍樹開地結棚住居其出入路徑蟠折林中均有暗記糧食斷缺出外分伏山徑擄劫行商掠村落居民搬運歸巢暇則演習槍棍近日老林在鄖陽者無多意卽大小團城添子城一帶其

地過於幽邃荒涼既無約正等人爲之稽查兵役巡邏亦所不及久之而林樹益蒙安知不藏奸也

城口東北經黃墩後坪至一碗泉牛心石南通夔府之大寧奉節北過偏巖子至陝西平利縣之平溪東北螞蝗壩至陝西平利縣之鎮坪東過徐家壩焦子埡通湖北竹谿縣之巴豆園豐溪兩處山勢極其峻峭均象形得名而當三省邊隅要路一夫荷戈武士千羣無所用之偶有騷動爲必守之險

夔州府爲川東門戶岷江貫其中奉節巫山雲陽萬縣開縣大寧各縣均在江北崇山峻嶺密地千里其東南宜昌

施南往時土官宣慰之地蠻洞苗寨錯雜其間杜工部云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三峽五溪以寫夔門實爲確切

綏定府舊爲直隸達州嘉慶元年教匪滋事陞州爲府附郭爲達縣隸以東鄉新寧渠縣大竹東界夔府北界太平地居四達在岷江之北近府平原沃壤水田連阡稻穀頗饒距府數十里外則連峯疊嶺山谷幽險易以伏奸棚民雜處稽查不可少疎府至成都一千二百餘里東鄉在府東北一百里新寧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

東鄉北由羅紋壩東北由固軍壩八臺山雙河口白沙均

可至太平縣羅紋壩一路路雖崎嶇沿途尚有人煙固軍壩一路盤折山谷之中經過老林數處行人恒有戒心蜀中三關之險在漢中者一陽平關在保寧者二葭萌劍關而金牛五丁不與焉金牛五丁本爲天險而在武都中路其西南東南均有間道可繞陽平今沔縣當蜀口武侯以全力乘之蓋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也陽平爲敵有則葭萌之險與敵共之至葭萌再失則蜀中震驚故雖姜伯約之善戰不能禦鍾會也歷觀往史未有守劍關而能完蜀者乘時在德固爲不易之經而以形勢言禦賊者總當在門庭之外也

大巴山由定遠折入南江崔嵬崩劣旁支分爲十二嶺一名小巫山俗稱大巴之險迥於連雲棧其西與廣元接壤兩河口哨風樓一路通漢中之青石關又山椒之城墻巖七眼洞一路至鐵爐壩亦與南鄭之巫山垭路通

岷濤天險飛渡爲難故自來流匪之患恒在漢南江北卽保寧以下襟以嘉陵江者亦可沿岸防堵

川北川東風土與漢南相近明末遭張獻忠殺戮之慘遺民所存無幾承平日久民多外省搬入而湖廣之人尤多以其壤地相連易於搬移古稱蜀民好亂楚人輕剽良善之民燒荒墾田漸成饒裕黠者邀結朋黨稽防少疎便生

事端是在良師牧之善為駕馭撫綏也

鄖陽山大林深明時荆襄流民聚處其中轉徙於陝之商州與漢川之夔達地險人眾往往煽惑生事項忠白圭之徒督諸軍討之旋服旋叛蓋痛加誅戮而所殺之數不敵新集之多方為驅遣則回籍之人仍存復來之志故汔無成效也後原傑集三省按撫會議將流民編成戶口分設縣治妙選賢能勤加撫治三省邊境藉以乂安者百數十年原之功德遠矣鴨鵝曰今漢江一帶處處有原公祠可見斯民報德之心亦歷久不衰也自陝西興安至湖北襄陽共計一千三百里而鄖陽為適中府城依山阻水形勢甚為鞏固府上游諸山峻峭與川

陝無異下游則坡陀起伏耐人尋玩矣

鄖西舊本無城賊匪滋事時縣治被焚燬知縣孔繼幹領帑修建城垣團練民勇據險拒守賊魁齊王氏等為其民勇所戮故鄖西鄉兵冠於楚北

上津舊本縣治後并入鄖西設通判分防知縣孔繼澣等修石堡一座屹立湖陝之間足壯聲援

鄖西之甲河在陝西白河縣之上三十里水注漢江可通舟楫沂流過上津至蠻川關起陸二百四十里至商州進西安省城通計由甲河起至咸寧峪口水陸八百餘里行旅避孝義秦嶺之險多取道於此興安之東道也

房縣本漢房陵魏新城地孟達之據以爲蜀魏輕重者也
高山廣谷號爲奧區往代流匪往往盤踞其間板橋山九
道梁等處地方幽險稽防未可少疎

竹山竹谿舊無城垣賊匪滋事縣治遭焚燬近皆籌修新
城高垣崇墉極其鞏固兩邑風土畧似民勤稼穡於山灣
溪角盡墾水田其平原之中錦塍相接故其米穀之饒洵
陽白河客民亦借資焉人輕生敢鬪陝西當鄉兵者多二
竹鄭西之人頗得其力

竹山南由官渡過白河口至紅坪西折向家坡馬鬃嶺三
層嶺與老爺頂路會由紅坪西南折過順水坪長嶺壩陰

條嶺至烏雲頂與四川夔州府之黃草坪汛大昌營各路
相通

由紅坪南行過高橋河至相思嶺陳家坡又東折過麻線
坪下古坪國公坪至百里荒此數百里中老林深箐與陝
西之化龍山四川之大小圍坎山勢相連向本無路搜捕
零匪開成小徑均極危險

宜昌府古丹陽地楚熊繹始封於此後又名夷陵西陵史
稱秦伐楚燒夷陵吳陸抗討步闡於西陵者卽此地舊爲
州治改陞爲府東界當陽南界宜都北界南漳西界四川
之巫山扼巴蜀之咽喉附荆襄之脊背枕山環江地險流

激最為形勝距武昌省城一千一百餘里

宜昌府城在大江北岸依山阻水雉堞連雲號稱鞏固府所轄東湖歸州興山長樂均在江北巴東鶴峯長陽三州縣在江南與施南接界為土官宣慰司舊地改土歸流江北數州縣接連四川之夔府本省之鄖陽山大林深亦往時流民積聚之地故賊匪往來竄伏其間

歸州古夔子國地一名秭歸出師表所云秭歸蹉跎者也濱臨大江距府一百一十里東湖歸州均有水田宜稻歸州西北一帶高山長谷與興山無異控制不易

巴東漢巫縣地濱臨大江由四川之夔府大江東下至縣

入湖北界邑有巴山又名金字山一峯分三岡而下形如金字縣治依之向無郭垣賊匪滋事之時縣治至被焚燬荆楚第一層門戶宜為桑土之綢繆者

巴東船樓上巴西言川楚之相連也夷陵三峽之一宜都記稱黃牛灘東入西陵界一百里水山行曲林木高茂哀猿三聲巖谷響應行人聞之莫不懷土歸州之空船峽尤絕岸峭立為飛鳥所不能棲此路數百里均皆天險故自來蠻禍不能過江北而流匪之患亦鮮至江南者

興山縣府北一百二十里在江北山內崇山峻嶺接連四川諸山道路詰曲攀躋為難

由興山縣東北經由豐玉坪長房河一路可至鄖陽之房
縣西北由五家坪堆子場南陽河至百里荒古木叢篁川
楚極邊
由巴東之羅坪羅溪場北過麻線坪通相思嶺西由火峯
翻界嶺下黃泡池通四川之觀音巖八斗坪至大昌營西
北翻界河壩至琴樂坪過黃草坪通大寧縣之大寧廠此
帶數百里中多未闢老林往時荆襄流民蔓延川東者必
先聚集於此以次轉徙而西故賊匪之竄逸川楚者多取
徑於此道路極險林木陰翳官軍往來追捕跋涉動經旬
月征人之勞瘁可思矣

山內陵巒峻大溪澗亦多當夏秋雨潦既降山漲暴發波
濤之急山民名之曰竹筒水無舟楫可通尋常咫尺之地
守候輒至經日又古稱雉蛇交其卵遇雷入地久而成蛟
山內蛇雉最多百姓不知伐蛟之法蛟起摧山裂石坡坳
之間廬舍人畜被山水推去往往有之山民頻受其害無
可如何蛟將起時有聲閣閣似雉鳴而較閣以此偵之可
以預避

山內地廣賦輕惟商州與漢中之南城洋西徵銀間及萬
兩興安及四川之保寧夔府湖北之鄖陽宜昌各郡縣極
多不過三四千小邑祇數百數十兩緣當

國初定賦之時多係未闢老林故率從輕科

國初定賦人戶荒涼原定之額不能符數土著百姓以納課爲難募人領地承賦其承納之國課不過幾錢幾分領地輒廣數里至離縣寫遠者一紙執照之內跨山踰嶺常數十里完課旣爲無多故其賃佃之租亦不似外間之按畝而定也

老林未闢之先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虎禍尤多土著人少所種者十分一二招外省客民納課數金輒指地一塊立約給其墾種客民亦不能盡種轉租客佃積數十年有至七八轉者一戶分作數十戶客租只認招主並不知地主

爲誰地主不能抗爭間有控訟到案則中間七八轉之招主各受佃戶頂銀往往積至數百金斷地歸原主則客民以荒山開成熟地費有工本而頂銀當照據轉給中間貧富不齊原主無力代賠則亦聽其限年再耕而已

流民之入山者北則取道西安鳳翔東則取道商州鄖陽西南則取道重慶夔府宜昌扶老攜幼千百爲羣到處絡繹不絕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廟巖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鍋拾柴作飯遇有鄉貫便寄住寫地開墾伐木支椽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築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故

統謂之棚民其開荒成熟住久有業及小貿易營生者漢
興平壩人別之曰新民鄖宜人則稱爲客民

山中開荒之法大樹巔縛長繩下縋巨石就根斧鋸並施
樹旣放倒本幹聽其霧壞砍旁幹作薪葉枝晒乾縱火焚
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須加糞往往種一收百間有就樹
幹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樹油內注火燃不息久之煙出
樹頂而大樹成灰矣

數十年前山內秋收以粟穀爲大庄粟利不及包穀近日
遍山漫谷皆包穀包穀高至一丈許一株常二三包上敦
之歲一包結實千粒中歲每包亦五六百粒種一收千其

利甚大蒸飯作饅釀酒餉猪均取於此與大小二麥之用
相當故夏收視麥秋成視包穀以其厚薄定歲豐歉

清野之策可行之山外而不能行於山內溪河兩岸早麥
三月已有熟者低山之麥以五月熟高山之麥六七月始
熟包穀種平原山溝者六月底可摘食低山熟以八九月
高山之熟則在十月包穀旣熟其穗倒垂經歷霜雪粒更
堅實山民無倉收貯往往旋摘旋食歲潦則望低山之收
歲旱則資高山之熟不能禁民間力作無高低早晚之分
持清野之說日下符檄督責州縣徒滋兵役擾累於事無

濟也鵬粉曰堅壁清野一而一也龔海山原議云深溝高壘種穀聚兵賊未至則力農買
易賊既至則登陴閉柵原是伺隙耕穫最便山民者今云不可行之山內蒙獨未喻

山民餽粥之外鹽布零星雜用不能不借資商賈負糧貿易道路遼遠故喂畜豬隻多者至數十頭或生驅出山或醃肉作脯轉賣以資日用

山內營生之計開荒之外有鐵廠木廠紙廠耳廠各項一廠多者恒數百人少者亦數十人賊匪滋事之始有議以各廠人多恐被賊裹誘當嚴行驅散者是大不然凡開廠之商必有貲本足以養活廠內之人必有力氣足以驅使廠內之人工作利其貲值帖然爲用各商護其貲本偵探賊踪往往較官府爲真於開廠之地必擇險峻可守之處結寨屯積糧食賊至搬藏其中賊不能裹也若不准開廠

則工作之人無資以生添數十萬無業流民難保其不附從爲亂故只當聽其經營不可擾也至於聯絡各廠各設卡倫無事安心工作有警協力防堵則耐勞習險之人更有得其實力者是在良師牧之善駕馭矣

叢竹生山中遍嶺漫谷最爲茂密取以作紙工本無多獲利頗易故處處皆有紙廠山內險阻老林之虬幹膠枝固爲一端而挂衣刺眼令人不能展布則叢竹之爲患更烈竹筠常青春燒不然得多有紙廠砍伐非惟利民亦可除害

川陝邊徼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之一

安徽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五方雜處無族姓之聯綴無禮教之防維呼朋招類動稱盟兄姻婭之外別有乾親往來住宿內外無分奸拐之事無日不有人理既滅事變所以頻仍也

開山種土良民儘多其間與匪徒相比者亦自有故山內村落絕少不過就所種之地架棚築屋零星散處所稱地鄰往往嶺谷隔絕卽兩山相望而一上一下動輒數里匪徒竊劫難資守望之力孤掌難鳴不敢與匪徒爲難教匪之煽惑山民稱持咒念經可免劫殺立登仙佛愚民無知其相崇信故入教者多其實別無伎倆所云驅鬼役

神前翦紙撒豆之術特好事者神奇其說荒誕之辭耳其拒抗官兵則各處痞徒之附從者賊中有老長櫃少長櫃妄稱掌教元帥則真教也其妄號領兵元帥則痞徒之出力格鬪者賊匪竄匿山中遇丁壯輒裹之反縛令負糧跟走惘惘行山谷中十餘日去鄉已遠漸釋其縛逼令刺殺所擄之人以堅其心否則謂無用轉殺之矣故審訊裏脇之徒其供稱曾經殺人要非其本心也

賊擄十數歲小孩教以擊刺稍大者號曰毛牯錐次者號曰馬娃子此輩幼小無知以殺人放火爲頑戲便捷輕銳如錐如馬故以爲名

咽匪之在山內者較教匪爲勁悍往往於未闢老林之中
斫木架棚操習技藝各有徒長什伯爲羣拜把之後不許
擅散有散去者輒追殺之其長曰老帽曰帽頂其管事之
人曰大五大滿其兄弟輩所帶之龍陽曰乾兒呼各兄弟
曰伯曰叔伯叔相遇不敢褻語如犯之拔刀相向甚於調
其妻妹

山民貿易定期赴場場有在市旁者亦有開於無人煙之
處曰荒場當山貨既集如有咽匪猝至則場頭恐其劫掠
歛錢相贈所全者多未可遽以通盜繩也

匪徒之聚大抵皆由賭博山內地雖荒涼而賭局絕大往

往數百兩千兩爲輸贏之注無錢以償流而爲盜其賭自
造寶盒彈錢擲骰不打馬弔不鬪紙牌也嚴明守令能禁
賭博卽爲清盜之源

匪中有領帳房之名用青布數十疋縫大帳房一二具櫬
棹皆備遇民間紅白事頭人持帖送分張帳於其家號曰
欸客戚友弔賀坐其帳中卽入賭局家中稍有貲產者百
計誘騙或用酒灌醉但一言入場卽爲代賭所輸之數勒
主人作保擔認強搶牛馬逼賣田產無所不至此類領帳房
者皆匪中豪長與胥役兵丁多相勾結甚至衙門家丁受
其歲遺陋規官府設法擒拿非聲東擊西鮮不透漏脫逃

匪徒有紅錢客黑錢客之分黑錢者爲鬼爲蜮換包設騙行踪詭秘多以術愚人紅錢則作會結黨持刀執槍白日市廛地方紳耆保正無敢過問兵役獲其夥犯中途攔截名曰撻砲火邊徼地方官固宜潔清自好尤須兼通方畧如過於拘謹不能除害則良民不能安靖

山內官吏士民行走數十里無不攜有軍器以防賊匪賊人暗藏利刀質小而銳名曰黃鱸尾遇追捕緊急挺持格鬪我無利器則爲彼戕害伊何道而賣刀買犢也

山內各色痞徒閒遊城市者統謂之閒撻浪此輩值有軍興則充鄉勇營夫所得銀錢隨手花消遇咽匪則相從去掠值兵役亦相幫搜捕不事生業總非善良閒撻浪既入便成咽匪咽匪之衆卽爲教匪流賊能令地無遊民則盜賊自彌矣

三省亂民平定之時新添營汛用資彈壓有新營卽有新兵多係降匪鄉勇充當賊匪之殺其夥黨赴營投誠與鄉勇之從征日久無籍可歸者遣散恐滋事端是以收入營伍但此輩本非善良殺人放火習慣成性詎能安守營規又當從征之時口糧傷厚撻仗有賞殺賊有獲飲酒食肉日日醉飽入伍則有限餉銀不能悉其口腹宜其難以帖然也

邊地兵餉有宜變通者往時山內人少糧食絕賤大米每市石價值不過白銀一兩包穀雜糧每市石只青蚨四五百文是以糧餉盡給銀兩不給本色原爲便兵數十年來山內流徙人多戶口殷繁加之軍興以後連歲荒旱包穀每石至七八兩收成之歲大米每石價常在二三兩以外包穀亦須二兩上下糧食艱貴陳兵在營日久薄有田產或兼營生理尚可勉強支持新兵於餉銀外別無津墊生計更難爲各營籌者每人按月發給本色兵米京斗三斗餘銀仍爲鹽菜不至糴貴受累自當漸次安靖山內防維之策總以安輯流民爲第一要務流民開山作

廠旣各安其業奸徒亦不能以煽惑卽偶有蠢動而各保身家長橈白挺盡成勁旅好亂之奸民終不敵良民之多也山內差役多客民充當無風生浪遇棚民有事敲骨吸髓弁兵附和爲奸如今日檄令查某寨明日差令禁某事地方寫遠山民受其凌虐無可告訴無爲申理囂然無復有生之樂一二奸徒倡率爭相附從則禍變成矣賢明監司太守十數人落落分布三省邊境軫恤民隱勤於稽察俾在官人役不能逞其奸蠹伎倆則土流安業自不至輕有生心

保甲本彌盜良法而山內州縣則只可行之城市不能行

於村落棚民本無定居今年在此明歲在彼甚至一歲之中遷徙數處卽其已造房屋者亦零星散處非望衡瞻宇比鄰而居也保正甲長相距恒數里數十里詎能朝夕稽查而造民牌取戶結歛錢作費徒滋胥吏之魚肉值上憲或委官稽查長正領所管牌頭於適中場集守候動至旬日旣已廢時失業又復多食口岸實爲有損無益至客店之循環簿亦只可用之城市外省流民入山多寄宿林巖匪徒則山徑取捷均不在客店安歇所謂客店不過貿易之小販而已各省邊境距治恒數百里如客店必照例造報月一陳核則僕僕道途不勝其苦矣

山中撻生獵戶平時專驅除虎狼之爲民害其火銃百不失一五溪蠻無以踰之又各廠中防咽匪劫掠有標客技擊一可當十壯士往時有捐重賞募數百人護輜重者獨無失亡或大軍有急揮此輩援之往往轉敗爲勝古名將破賊必蓄選鋒此足備軍鋒之用不事外求者

州縣民壯例本與兵一體操演設以衛庫獄者近則只以喚詞訟提人証操演二字絕不提及蓋通弊也山內則有不得不講者地方遼濶城守之千把汛兵數十名解犯送差而外存城幾人偶有盜賊文武措手無策亦決不敢向前搜捕以致浸釀事端竊以山內民壯當相縣之大小大

縣設一百名中小亦必八十名責成縣官勤加操練每名歲支口糧一十二兩此項經費卽查明從前叛產絕業將佃租動撥自可敷用

團練之法有疑其勞民者是大不然當賊匪蝟起之時山內州縣豈能處處用兵防守團練之衆雖不足以當大賊而聲勢旣張則小股賊匪亦不敢輕有窺伺查賊匪將至必先有賊探偵視無備乘虛而入團練旣成每月操練兩次不過費兩日工夫其餘二十八日儘可力作若不團練則賊匪日日滋擾地方光棍加以恐嚇百姓日藏山洞不敢耕種其廢時荒業爲何如古人稱平賊方畧徵調不如

招募招募不如團練然總須相兼而行則戰守有資矣團練雖民間自捍桑梓須官府激勵少爲賞助故於有事地方上官當量爲調劑俾得展布始可責以固境保民也供運之方當於要路各寨預爲儲備蓋當官兵臨境之際必賊匪滋擾之時設法供運亦防賊匪攔搶而供運之人尤當斟酌竊嘗謂用家丁不如用差役用差役不如用紳士家丁入山行李先自累墜路徑不熟聞賊膽怯往往運糧不到浮開運脚使費差役路徑熟悉兼恐誤差責懲而人夫不受約束是以亦難得力紳士則居住寨堡之中其心急欲官兵殺賊地方寧靜事雖公而切已辦理較實心

也地方官於寄糧寨堡擇紳士耆民謹厚可靠者先給發
運營銀兩屬其官兵一至便行轉運寨堡中多其子弟親
貫共顧顏面必相助運送決不敢誤此在地方司牧平日
官民一氣有以作其趨事赴公之誼自然休戚相關
聽訟雖非致治之源而閭閻受累實由於此山內尤甚川
楚民情本自好事加以光棍包攬教唆鼠牙雀角便成訟
端差役手奉一票視為奇貨可居邊境距州縣寫遠者往
往將所喚之人羈押中途客店店主串通一氣彼此分肥
為之關說所欲既遂則回稟未票之先已往鄰省索詐未
遂或更有株害之人則云喚至中途被某某等糾眾搶回

稟請加票喚至城中又羈之保戶屢月經旬不得質訊差
役坐食兩造飯銀差費一訟所用動至屢百至命案之鄰
証盜案之開花一票尤必破數家民苦莫訴幾何不胥民
而盜也地方官嚴勒限期相地遠近計日審結案無畱牘
獄無繫民民保而盜自彌矣

康熙年間川陝總督鄂海招募客民於各邊邑開荒種山
邑多設有招徠館又飭州縣選報紳士耆民充為鄉長約
正宣講

聖諭城中朔望山內場集均為演講責成地方官實力奉行風
俗丕變盜賊稀少百年以來父老傳為盛事善政之化民

成俗卽邊徼亦未必不可舉行是所望於志希循良者
陽城之言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仁吏之用心也山內徵收
悉從輕則民間尚有受累者害不在官而在差役地棍益
山民應完錢糧多是幾分幾釐而距州縣往往數百里至
縣城又不能卽上庫給照往返動至兼旬則此幾分幾釐
者非一二金不楚山民不能自完則差役地棍於開徵之
時將山內花戶代爲完納名曰截糧官利徵收之早畢不
復稽查照票一入伊輩之手故爲揆延俟至次年開徵向
花戶催索陳欠花戶不知已完懼以陳欠到官必受責比
任其魚肉於是胥卒利索路費用費一照非數金不得嘗

詢山中紳耆均稱一邑錢糧不踰千兩而民間有數萬之
累非虛言也良司牧隨到隨收又或分期下鄉聽其就近
完納徵銀不滿一錢者准以銅錢完納此卽催科中之撫
字也

滇黔粵嶠之間石山亦峻嶒可畏顧其所謂石山者石自
爲石不甚與土雜也山內則不然石雜土中不相連屬夏
秋之際霖雨經旬土成浮泥力不能以綴石巨石由山巔
徑滾而下當久雨新霽行人常有戒心否則裂石砰擊未
有不立碎者矣

山內石雜土中無不可種之山此其所以爲利也而道路

之不能修亦卽由此蓋土盡浮泥經烈日暄晒則堅如石塊鋤歛難施募人開挖甫得平夷及大雨時行巨石之隨行潦下墜者又復堆積沿途加以藤蘿叢竹之蒙蔽旋翦旋生夏秋之間征人之苦較倍他處

山中石多而性浮非徒雜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碎裂卽一望懸崖本自石骨崢嶸而久雨之後亦自時時坍塌故寨堡之倚巖而結者往往下木椿於石穴之間方得堅固

山內土性不堅南城洋西各邑號稱平行其土力亦不敵山外西鳳各郡也所築堡城卽加工夯築一經霖雨便至坍塌惟處處有石尋得脈絡用鐵塹籤入擊以巨鎚用力

推擠卽翻騰而下取石甚便作堡者用土不如用石工省而堅但其石性本酥巨石砌根基五尺以上只可石片加高決不可用巨石恐其質重壓碎也

山內氣候與平壩不同南山大巴山圍城之屬積雪至夏初方消至八九月間又霏霏下雪矣十月以後土結成冰堅滑不可行陟高者用鋤挖磴攀援樹枝而上故搜捕之師一至冬令馬隊不能得力

定遠太平鎮坪城口各處山大林深天開一井常多陰雨卽晴霽亦有濛霧霧中多硫磺氣感觸之者輒生膨脹瘡痢之疾又盛夏之時必有數處下雹小如彈丸大或盈拳

將包穀雜糧撻倒人畜急避林巖中亦疑陰之氣所成也
惟下雹之處不過一線長有至數十里寬不過數里糧食
非成熟之時雹過後山農扶培尚可吐穗結實也

原傑於鄖陽奉設巡撫將山內州縣遼濶者分設縣治洵
安邊大猷也惜其所籌辦者祇爲秦豫楚三省交連之處
未謀及秦蜀上游也山之在楚豫者雖亦高大而不如秦
蜀之嶮巖且老林深箐多在秦蜀接壤川東北郡邑之邊
秦者距成都往往千數百里視鄖陽之距武昌更迢遙矣
縣治過大難以兼顧如太平之城口洋縣之華陽安康之
磚坪平利之鎮坪者此類尚多當時並未議及豈今昔情

形不同固有待於後人乎

添營不如分縣營資彈壓而已未能責以撫綏導教也且
設立營汛雖增添額兵其民不能管也縣則訟獄者往焉
輸納者集焉考試之生童聚焉久之客商移住漸成都會
得賢司牧勤於治理勸農興學則民風可以不變至審事
完課考試均皆便民又不待言矣如以邊地瘠薄縣官窮
苦則新設之地酌以邊俸論陞加之鼓勵當有自奮於功
名者

堅壁清野均制寇良策山內之野難清已論於前至堅壁
之謀則行之確有成效五年以前賊勢之熾者以其到處

裏人脇從日衆搶掠民食因糧於我也自寨堡之議行民盡倚險結寨平原之中亦挖濠作堡牲畜糧米盡皆收藏其中探有賊信民歸寨堡憑險拒守賊至無人可裹無糧可掠賊勢自衰矣鵬翔曰堅壁清野並行不憚之益說已見前

寨堡之設固足保民於剿賊機宜亦大有裨益賊匪奔竄山谷不由路徑官兵盡力窮追相距總隔一二日程以前無阻截之者也寨堡既成加以團練賊至據險以拒大兵跟擊得及鮮不獲大勝者參贊德侯追樊人傑徐添德兩賊首賊匪躡淺渡漢因前途有馬鞍寨之險少為逗留而德侯親督健旅追及之張家坪斬俘數千樊徐二賊勢

遂窮蹙不旬日均皆殲滅又老賊張添倫等合七股大賊萬餘人攻打大平寨神仙洞二處者兩日楊提軍領兵至神河口聞之連夜前進天甫明而至賊營寨民扼之於後官兵剿之於前七股賊匪一戰盪平此尤彰彰在人耳目者

山民質樸勁勇耐勞習險非平原百姓氣浮而脆者可比果其團練得宜賊匪畏之相遇輒曰土豹子可恨蓋賊匪之用以勞我師者我兵必分道架梁而賊匪翻山踰嶺其來如虎其去如鼠跟追倏無踪跡也山民則不然賊匪之能皆山民所自具而賊匪之路徑又不逮山民生長其地

爲更熟也但訓練之時有宜與首人講論者百姓非兵勇難以法治可勝不可敗如傷數人則餘皆鳥獸散銳氣挫矣賊來勿迎頭攻擊沿途分伏壯健於山灣石角之間賊匪大隊過去必有拉後之數十人委頓道途間突出截擊可以盡擒前寨旣用此計後寨亦依計行之則賊所過寨堡必有損折又賊於夜間有住劄地方附近寨堡棟壯健於夜靜更深時用大礮過山鳥遙擊之縱不能多殺賊而徹夜不得休息必驚惶拔走明日至他處又復如此則賊亦疲罷拉後被擒者益多我不勞而彼已不支鄉兵困賊之至計也

西安各峪口賊初頻頻窺伺後素觀察團練民勇編設卡倫分布防堵時屬紳士震金鼓揚旌旗分隊巡邏聲勢甚雄壯賊不敢犯平原所保全勝者甚大亦可知團練之成效矣

團練鄉民不過令其保聚無遭蹂躪非欲以此邀戰功也教習之時令其演火銃擊石子能於百步外中靶爲上不必令習刀矛蓋刀矛決生死於五步之內百姓各有身家不值於必死之賊拚命火銃則擊之百步之外度不能勝尚可爬山而逸至於善擊石子則猝遇賊匪手無器械地下石塊即可抵禦所謂沒羽箭也以守寨堡尤宜較之火

銃費省而力相當

團練之法各寨寨勇設寨長寨副大旗小旗以次分管寨長必須寨民公保承充十數寨相其人之多寡爲設寨總選紳士之有才幹爲衆所服者充之近邊要隘則各寨輪撥數人設卡防守當耕作之時百姓分布耕種防匪之突至各卡於高山眺望偵有賊踪放一礮則耕作之人盡皆收檢農具偵賊向此路則放二礮人畜皆歸寨堡賊近則放三礮寨總糾會各寨盡整器械集壯丁堵禦前卡信礮旣放後卡聞聲接放頃刻之時數百里間咸知警備賊至不放礮與非賊至放礮寨總查出均卽稟官嚴懲

偵探不明便至誤事而探卒最難得其人往往於中途逗留數日回則糊塗捏報團練旣行於各邑沿邊寨總各給木戳探止本境者其探票內必要取寨總戳記如至鄰省鄰邑飭令所到營寨稟請於票內加用印信以杜途途聽說之弊寧優給口糧票內無戳記印信必加重懲

百姓自擇身家不能出境剿捕間有地當要衝本地民力單弱必須得人幫助者當體切論以唇齒之義而所調止在數十里之內百姓知無遠役地方官又能加之獎勵軫其饑寒自然踴躍從事

林中所產老毛竹節密而堅柔而勁賊匪砍作矛桿長一

丈七八尺拒抗時千矛攢刺短兵砍撥軟不受刃前矛甫開後矛已至賊勢不支則拔出矛頭棄桿翻山形同猿猱窟至他處又砍竹作桿前敵之兵火銃弓箭林內不便施放亦用長矛彼此刺擊馬服君曰兩鼠鬪穴將勇者勝信哉

平原之中弓箭疎通及遠火銃亦可得力故賊匪不輕離老林蓋屋之役齊王氏率賊匪數萬人出山攻撲王提軍營血戰竟日子藥皆盡賊用馬隊直衝而前有山西千總崔雯者奮勇領虎頭藤牌軍二百名跳躍出迎賊馬驚鼠自相踐踏營中分兵鼓噪繼之賊匪始退次日額侯索倫

馬隊至盡銳衝殺邊兵猛勇善射一皆當百賊死傷大半逃遁入山自是不敢輕窺平原剿賊之師弓矢銃矛藤牌均宜分隊練習不可偏廢也

賊匪之疲罷我師一時難於翦除者賊無輜重急則翻山而逸我軍有鑼鍋帳房必繞山溝而行一大山翻過不過數十里而繞山溝取道則二三百里軍至而賊已遠颺經畧參贊楊提軍賽將軍諸軍於追賊緊急時輒亦屏去鑼鍋帳房跟踪徑前於崎嶇之處徒步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

追敵之難固限於地險然亦多由軍糧之不能接濟賊匪

隨劫隨食不須持糧官軍不能也賊軍日走百數十里官軍亦日追百數十里而負糧夫馬日祇能行數十里往往兵行一日糧兩三日始達乾糧難以多攜不能不住紮等糧寨堡既成官兵經由處所預先貯糧軍至輒搬運供給庚癸之無呼實資於此

兵以衛民不戢士卒則雖殺敵致果終非雲霓之師也經畧參贊所以克奏膚功者拿定保民二字主見先定每當下營村老皆得進見詢問民間疾苦長吏賢否約束弁兵秋毫無犯德侯常勦賊西鄉紫陽間四面皆賊督軍前後攻擊軍中缺糧已二日兵軍有掠寨民糧食者立斬以徇

故三省邊民感戴異常聞雨候營至老幼夾道歡迎經畧之卒山內軍民間之多遙奠痛哭亦可為領兵者師矣山內戡定之功固由將弁而實賴地方之司牧賊匪經勝仗後脇從之衆多乘間自投地方官不能安輯任兵役嗾詐則無路自新又或苦於苛政甘心作賊則所殺之賊不逮所增之數矣即搜捕之時良司牧功亦有易奏者領兵官所帶數千人外不能別有統轄地方官果得民心則所轄數萬數十萬百姓皆為父子兵寨民於官兵經過多疑懼不敢到營即偵知賊在前途不能相告若地方官則賊所至之地保正寨長均須立報得以預為準備此皆制勝

之要彌盜之本也

戡亂之方不難於一戰而勝之而難於全局而安之又安之事寬猛並用曲折周詳巨細必須皆到則司牧之責任重矣

岳少保曰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穆提軍督兵勇二千餘人追剿賊首伍懷志於南山老林徒步當先轉戰千里幾危者數其氣瀾勵卒俘伍逆撲滅此股大賊其後剿賊定遠通江之間策馬衝陣身中數矛死邊人嘖嘖稱其武烈又言慶將軍領兵不二千人紮定遠之長嶺川匪萬餘突由竹峪關至定遠之黎壩人心驚惶將軍

督軍奮擊却回軍至九軍壩又遇賊大隊從星子山東來亦徑前衝殺賊敗回竄後聞其屯軍西鄉賊繞道偷渡漢江領軍馳截賊濟大半其未及濟者均爲掩殺常奉檄過七星壩舟人指視沙壩死賊背上箭如蝟毛亦可謂敢戰者矣

因山成寨併村爲堡固保聚百姓不致蹂躪之要策而山內營汛有宜捍衛之者凡設營汛之地必地當要隘爲我之所必守賊之所必經但營汛既立即當衛此營汛崇山峻嶺之中安一外委把總官兵數十名而平時寄住集場無駐憩之房舍有事分伏徑路無把扼之壁壘置之散地

一夫夜呼倉皇四竄則安用設此弁兵爲且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自必有可當之關而後可靠此當關之一夫如有險不守則與無險同惟是山內必守必爭之地多營汛到處安設經費有常詎能俱安城堡卽建城堡亦恐兵少不能守禦因思辦理苗疆有建礮卡扼要之法推其意而爲礮堡實可以逸待勞以少禦多賊匪往來要路有地勢過於逼仄欹竒不能立站多人者則扼要安設二三礮樓作梅花瓣勢或連珠形子藥米薪皆貯礮中賊自不敢偷越其汎地稍平或山中小場集則用礮堡法其礮與守卡四面封砌者不同就堡牆中作礮礮向外三面凸出在內一

面空之礮高三層上覆以瓦上中兩層作樓層砌銃眼礮眼下層以護堡根中上二層迎敵每礮相隔五六丈令左礮與右礮銃礮接連得及銃礮眼瞭望眼均外窄內寬令內銃可出外銃不得入堡築土牛厚四五尺高一丈七八尺不須用排垛女牆門卽設二礮間計二百一二十丈之城共作四礮每礮用十人守之寢食其中是二百餘丈之城只須守以四十人而百姓卽可安居堡內其地勢寬者添作五六礮地勢窄者少作一礮相地勢以建設大小匾長均無不宜單礮樓石砌更好堡礮使用窰磚磚每塊長一尺寬五寸厚二寸砌四進連灰計厚二尺有餘高一

百層連灰計二丈有餘三面各寬一丈二尺用磚在一萬三千塊灰之斤數與磚埒山內薪柴近便計一砌工價百數十金要卡用單砌要汎用砌堡民間之作寨堡者亦飭令仿效爲之處處銅墻鐵壁矣

南山當軍興時修建各城堡以資捍衛不數年間旋修旋圯大約城堡之難完固其限於地勢十居六七而修造之未能如法則亦十有三四當戡定賊匪之際大軍依山臨水結爲營壘而建城者曰此形勝地也可倚爲治所不知營之可屯數萬人者至建城而衙署兵房之外不足以奠民居矣

山內土壤之性與平原迥殊黃壤雜白者必兼沙塗泥之土則多石兼沙多石之土晴久堅於頑鐵雨多則沙石各分決不可取築城身城傍溪河一經水嚙必連基傾覆其尤不可恃者緣山而築曰扒山城山皆往時老林浮面之土係敗葉枯枝所化夏秋霖雨浮面三四尺都成軟泥不勝城身之重非坐塌則連山碎拆間有山質爲石者似爲可靠不知土內石質是沙土凝結而成非真石也與煤礦無異每歲必增長數分數年積長一二寸山旣長磚石之砌其上者漸次逆開海漫裂縫雨水浸入無不坍塌此皆限於地勢者也城工之鞏固者以石爲首卽有倒圯其石

尚存扶砌依然完好但必取石之地近如從數里外扛擡則運費過重其次則爲灰土城灰土攙合得法工力夯鎚能到則結成一片可以經久但灰土保固與磚城均三十年工料所開不及磚石之七故承修者寧磚不灰且磚城必築土牛山內土色不佳雖揀土夯鎚如法日久變新爲陳土漸磁實歇下二三寸土牛爲磚之所附麗土膏而下塌則磚必裂開倒塌磚城無用灰土之例承修者精神命脈全注於磚土牛恒不經意至扒山城由下欹斜而上築土尤難施力磚塊層層側砌勢同懸巖一處臃裂則欹斜處所都不能支其磚城海漫尤爲喫緊磚土相接處固易

至拆開卽磚與磚接經跣踏動搖亦多裂縫雨水從縫浸入直灌而下水積土漲磚城自必臃裂凡此皆修造之未得法者也承修各員於地勢作法未能十分諳悉而估冊一定卽心知其弊恐碍難驗收勉強完竣遇有臃裂奉文補修亦只知坍塌處當補而於所以致塌之由拘於成局難以更變以致貽累無窮定遠石城係煙燭創形勢稍卑修葺爲易華陽興安各土堡今歲修此明歲塌彼卽全行補修而所補之處仍然坍塌畱壩磚城磚工向稱堅好柰城基一半扒山山頂一段裂開則兩旁欹斜之處已成極險卽將頭塌之段補修其兩旁就傾之勢不能維綴至兩旁

既傾則補修者反被牽連工費尤爲徒糜旣不能更圖改遷而修舊難於作新於補偏救弊之中思永固久完之策惟於原修土城原修磚城之土牛將海漫裏外皮連根加築灰土二三尺築時八鎚八夯勤督工匠勿令偷減務堅緻如鐵窠使水不至浸入扒山之土牛尤須預先購料鳩工趁天氣晴和通力合作築成一層再加一層決不可分段程工段落一分則相接之處卽爲異時開裂之地土牛築成經一伏秋俟其歇定然後外包灰土海漫取估計之磚價爲灰土之工料費亦相當得實心任事之人尚可取補偏救弊之益也

山內民風土俗已畧具梗概闢林墾荒毋擾木鐵紙耳各廠凡所爲開財源廣生計俾棚民得各安其業也再於適中之處設重臣以一其事權遼瀾之處分州縣以專其治理緩靖之大規不外此矣顧經世大猷兵食並重軍威果然雄盛自可消侮亂之萌團練之法只可行於有事之時若云加增兵額則山內地方如此之廣莫詎只添數營數汛所能控制者而添數營數汛其議餉議糧經費已不貲矣屯政雖係古法然有實心任事之人不避勞險安在不可舉行卽如新疆苗疆各屯現在均著有成效山內有水田之處難以升科而棚民既有水田便成土著亦思爲子孫

之計亦畏有賦匪之害核其田爲屯田編其人爲屯丁卽以現有之田定爲口分世業設屯弁以管束之作屯堡以團聚之寸土顆粒官無利焉再爲清出叛產絕業收其租課以供屯務之雜用分派素得民心之司牧愷切開導使山民曉然知此事之爲已如此則屯政可行山內稍平衍之處皆有屯堡則氣完勢重稽防先自便當各老林聽棚民開墾雖有匪徒潛竄而我整彼散我主彼客不得逞其奸兵寓於民洵久安長治之規也良醫療病用藥固有加減而方恒傳之古人是所望於集羣思廣衆益者此條只可議於勘定之初既定之後業各有主不能行矣

邊境山幽谷暗之處稽防難周外省匪徒潛相煽惑楚之房竹興歸蜀之保寧綏定秦之興安商州教匪滋事時各郡均有附從之衆漢中沓處其間頗知讀書獨少習教之人故清查叛產漢屬不過一二處也

教之名稱不一曰清香曰圓頓曰太陽曰天主曰白蓮皆山內所有清香圓頓太陽不過齋公居士藉此引誘善男信女持齋念佛作會設醮歛取香錢爲餬口之資而已天主亦各自爲教高者談性說天低者襲釋氏唾餘以因果動人清香各教多老翁老姥天主教則人多文弱均無能爲地方害白蓮教託彌勒佛降世旣持齋咒兼用符籙或

天行疾疫治以符籙偶爾痊可信從漸多所拜燈光日久
目眩現出花蓋信以爲真則于吉張角之害滋矣
天主教往時山中設有經堂雖無大害惑衆特甚西洋人
入內地傳教者有神甫西滿月望等名色入其教者無論
男女必要領洗如僧家受戒領洗之後奉其本師之誠至
死不變男女婚嫁皆彼教中人其教奉十字架悔教必令
將十字架踹過老教雖加以流放不肯踹架聞往時西洋
人於習教之戶每歲給長歷一紙銀錢數圓故附和者衆
近日稽查嚴密西洋人不許躡入內地山內並不使用銀
錢此風漸息矣

咽匪易遏絕教匪難清淨咽嚕皆無賴惡少不能謀衣食
竊攫人財貨以爲生活百姓莫不憎之恨之思欲撻之殺
之故咽匪滋事一紙檄下格鬪者登時撻死無論則鄉約
客頭一呼而丁壯踴從不難全夥稠獲教匪則不然所煽
惑者多係有田產之人假託於持齋念咒戒貪戒淫可以
成佛成仙所取供給米爲數無多而習教之人入彼黨夥
不攜貲糧穿衣喫飯不分爾我地方有傳教之人久之引
誘漸廣村落中則鄉約客頭喫教城鎮中則差役書辦喫
教所用稽查之人卽爲教中之人教首竄伏大村莊互相
蔽護難於拘捕也

孔孟言人性皆善實為至當不易不獨常人怵惕入井之孺子憤怒蹴地之殘羹見其性之非惡也即習教之徒其初念皆懷成佛成仙之心而惑之者則亦曰持齋唸咒戒淫戒貪以善報炫之遂相信從非性質本善何至動於彼也鄉曲顛愚耳未聞忠信之言目不睹詩禮之書有為善之心而不知為善之道誤入迷途果其黨庠里序徧於村落安知其不出彼人此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非虛言也秦漢之際篝火狐鳴假魚書以動眾近於邪矣漢武帝表章六經閭里之間老師宿儒抱遺經傳授從者

動數千人東漢明章之世特重儒教博士弟子散在天下幾於比戶絃誦四百年間無所謂邪教至末世黨禍起處士戮正教凌夷而陵魯倡於漢南角梁張於六州吳宋三百年治法以儒術為重徵之史傳無所謂邪教者至元末乃有韓山童徐壽輝以彌勒佛降生惑眾明初亦知教化為重至末造東林幾復之患成而山東徐鴻儒王國賢之徒乃蔓延而滋事天地之道陰陽消長而已有陽不能無陰有正不能無邪泰運方隆則小往大來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君子之道之長亦惟聚君子於朝正教之興則必使城鎮村落之間多讀書務正之人查習教徒眾西北為

盛南方州縣應試童生常二三千人西北則著名州縣應
試童生或止數十名百名應試童如此則讀書之人寥寥
可知讀書明理之人少無怪邪教之得以蠱惑愚民也山
內州縣崇重師儒廣設義館以拘捕之費爲修脯之資而
各上憲卽以童子應試之多寡定長吏賢否則山內讀書
人多村落中有一二明理之童生卽可少數十戶喫教之
愚民此拔禍本塞亂源之至計也

三省邊防備覽

策畧續

安康張鵬翮輯

策畧

仁宗睿皇帝御製邪教說

先聖王以道德仁義禮樂刑政裁成輔相化育萬方便民
日趨於正道恐爲邪說所誘也自二氏行於中國始有釋
教道教之名因其說亦皆吾儒所撰大旨亦精微元妙勸
人爲善戒人爲惡輔翼王化無大差謬是以聖帝明王姑
存此類不加沙汰至於白蓮教之始則爲騙錢惑衆假燒
香治病爲名竊佛經仙籙之語衣服與齊民無異又無寺
宇住持所聚之人皆失業無賴之輩所以必流爲盜賊是

又僧道之不若矣然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苟能安靜奉法
卽燒香治病原有惻怛之仁心在朝政之所不禁若藉此
聚眾弄兵漸成叛逆之大案則王法之所不容故查拏之
始原因逆謀之一二人如劉松宋之清劉之協首犯耳劉
松宋之清皆已伏法竝未株連而劉之協自扶溝脫逃所
緝者仍此一犯而地方官有奉行不善者有苛求圖利者
胥役衙書四出滋擾閭閻無賴借事吹求將正犯反置於
不問妄拏無辜名曰欲辦白蓮教以致起於襄陽由豫入
陝而川省達州徐添德王三槐亦乘時蠢動互相勾結自
此遂東奔西竄疲我官兵害我良民傷心慘目實難備書

現今賊營中非盡教匪也亂民乘勢圖劫掠耳夫官軍所
誅者叛逆也未習教而抗拒者殺無赦習教而在家持誦
者原無罪也卽如劉之協雖爲白蓮教教首其未謀逆以
前若俯首就擒其罪僅止發遣耳脫逃後至湖北糾約姚
齊二逆竝同教人等定於辰年辰月辰日辰時起事是真
叛逆斷不可赦矣起事後伊又潛往豫省漏網七年之久
若從此安靜匿藏原可倖免孰意又糾約李傑等由寶邲
起事此由罪大惡極天神共憤使之自投法網得正憲章
豈人力哉故白蓮教與叛逆不同乃顯而易見之理設若
賊營中有一二僧道豈盡行沙汰二氏乎有一二生員豈

遂廢科舉之典乎然則白蓮教之爲逆者法在必誅其未
謀逆之白蓮教豈忍盡行勦洗耶白蓮教與叛逆不同之
理旣明則五年以來所辦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
教也然聚眾歛錢終流爲不靖是在良有司實心訓導宣
揚正學漸仁摩義蹈矩循規化其暴戾易俗移風庶幾小
康民安本業朕實有厚望焉

麥子山議

明巡張儉

爲清察賊巢修備關堡以預後患事近該本道巡歷夔州
府詢訪民情土俗俱稱麥子山地方重厓複嶺陡澗深箐
非惟山勢惡險兼且地連湖陝素爲盜賊淵藪如先年鄢

藍嘯聚於此釀成大患蜀中被其荼毒卽今雖云寧靖但
舊穴猶存難免日後之患已委夔州府衛經歷文尙綱陳
瀚朝前去踏勘地勢詢采居民方畧或焚其林箐或塞其
險阻或究其出沒要路應否設堡把守務使賊巢掃蕩永
保無虞以爲經久之計去後今據各官稱遵依親詣本山
踏訪看得山勢延袤數百餘里東抵湖廣當陽房竹及本省
寧昌等縣北隣陝西平利及本省東太等縣西南二面與
本省奉節雲陽開萬等縣連界內有紅線厓篩羅壩栗子
砦雙古墳四處原有古砦舊基可容百萬餘人壁立萬仞
四面俱是懸厓止有一線之路可通上有平田古井足供

衣食山腰天生石門一座若被賊把守再無別路可登正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者也山內雖有新舊居民千有餘戶但地廣居散力分勢寡難以守禦况北連萬頃柴山常有各省流民一二萬在彼砍柴以供大寧鹽井之用一遇饑荒卽投入山據險流劫尤爲可慮本山居民願乞於石門雙古墳箭羅壩等處通賊要路設立關堡鄰近居民情願編爲夫甲輪流把守緩急有備使各賊不得入山據險民得安生等因輪呈到道看得麥子山之利害繫全蜀之休戚歷年以來因無先事之備往往致賊據險流劫釀成大患今據所呈欲於石門雙古墳箭羅壩通賊要路設

堡編夫把守則本山居民各以保家爲念不待督責而嚴似爲有見合無依其所擬委官前去估勘設立併將本山新舊居民量地遠近編立火夫分屬各堡仍選立千夫長一名百夫長五名本道給與粉牌管束令其輪流把守杜賊入路其立堡所費除本山原有石木不計外應給工食量於附近縣庫領支無礙官銀給發不許侵尅冒破每月朔望日附近縣分仍取各堡千百夫長不致縱賊入砦賣放正盜妄拿平人結狀申繳本道查考各完日將動支過銀兩數目編驗過夫甲姓名各造冊繳報庶幾永爲禦備之規潛消意外之變矣

夔州府志

重慶議

張邦伸

重慶居省之東自楚入蜀以夔關爲門戶以重慶爲屏藩故兩府必設重鎮以守之雖沿邊有酉陽石碛石耶邑梅各土司素稱恭順且有改土歸流者與內地人民無異似毋庸列入邊防惟所屬之大寧大昌及界連之達州東鄉太平新寧等州縣山深地曠流遺逋逃最易藏奸實爲羣盜淵藪且有麥子山延袤數百里東抵湖廣當陽房竹及本省寧昌等縣北隣陝西平利及本省東太等縣西南二面與本省奉節雲陽開萬等縣連界內有紅線崖篩羅壩栗子崖雙古墳四處俱有古砦舊基可容百萬餘人壁立

萬仞四面俱是懸崖止有一線之路可通上有平田古井足供衣食山腰天生石門一座若被賊把守再無別路可登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者也山內雖有零星居民勢難守禦東南與湖廣施州衛所轄散毛施南唐厓中路等夷司犬牙交錯劫掠鬪爭無歲無之宏治元年設兵備副使駐劄達州統轄重慶黔江並忠州瞿塘及湖廣施州等衛而達州東鄉太平三州縣又調重慶新寧梁山墊江長壽銅梁合州巴縣蓬州岳池等衛所州縣軍快共二千名團操防禦後又於黔江千戶所與散毛宣撫等司交界處設立老鷹等三關五堡就於該所分撥官軍防守正德三

年冬十月保寧賊藍廷瑞鄔本恕劉烈等聚眾倡亂掠漢中攻陷郡縣起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督兵討之四年十二月廷瑞等眾至十萬聞林俊進勦轉寇湖廣鄖陽等處惟劉烈帶賊復還林俊禦之烈為亂兵所殺餘黨廖麻子喻思倖潛遁五年夏四月藍廷瑞廖惠等破通江縣林俊調官兵及羅猶石柱等處土兵攻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生擒廖惠藍廷瑞奔江油與鄔本恕兵合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六年春正月江津賊曹甫自稱順天王攻圍縣治殺僉事吳景俊聞報馳赴乘元日賊方醉酒襲之賊奔潰追

至伏子岸殺曹甫斬首三千餘級收回被掠男婦七百餘口獲器仗馬騾無算五月鄔本恕藍廷瑞等縱掠蓬劍二州命總制尙書洪鍾都御史高崇熙鎮守太監章與同林俊會勦六月鍾至四川與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不能速進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鍾乃會俊督兵同進陝西巡撫藍章督陝西兵亦至又檄湖廣河南等處兵分路進勦賊見勢眾轉求招撫令至東鄉縣金賢寺聽撫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結營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眾且取信牌官為質方肯出見鍾俱許之鄔本恕來見回

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埡計欲逃
 竄官兵分七哨扼之不得脫十五日瑞廷以掠取女子詐
 為已女嫁與領兵土舍彭世麟為妾結歡世麟出軍
 門受之遂檄賊首至營宴會鍾謀於俊密合廷瑞所親鮮
 千金說廷瑞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赴宴
 伏兵盡擒之眾賊遂潰鍾等遣兵分捕擒斬甚眾未盡者
 許自首撫之惟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加鍾太子太保俊
 章陞賚有差江津賊餘黨方四任鬍子麻六兒等走綦江
 入思南石阡等府貴州兵擊之仍回東鄉聲言欲取江津
 重慶瀘州叙州以攻成都遠近震駭林俊檄副使李越知

府曹恕督西陽石碛播州等處兵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
 高觀山斬俘甚眾俊見賊勢猶盛分兵為六哨由大埡小
 埡月埡關金進直衝高梁破其中堅陣斬任鬍子等追殺
 三十餘里斬首二千餘級賊大敗遁入思南時宦者用事
 各邊征勦必以其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功陞賞俊一切
 拒絕權倖惡之又與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
 謂賊已平內批以高崇熙代之臺諫疏留不報俊歸蜀人
 號泣追送未幾賊復熾七年二月江津賊方四等由貴州
 劫掠南川等縣高崇熙連戰敗走之閏五月賊破綦江入
 婺州方四為開縣義官李清所擒眾遂潰十一月漢中賊

廖麻子喻思倖內江賊駱松祥崇慶賊范操等分劫州縣
眾號三十萬洪鍾分勦不暇募鄉勇堵禦多爲賊所殺全
川大震御史王翰劾鍾縱賊殃民罷職命右都御史彭澤
總制軍務同總兵時源征之八年二月四川巡撫高崇熙
因勒兵不戰下獄以右僉都御史馬昊巡撫四川夏四月
彭澤率苗兵攻漢中劇賊廖麻子破之眾賊竄山寨分兵
搯其出入奪水道渡開一面縱賊夾誅之且盡廖有異術
能隱形事急跳身遁購之卒不獲因移兵內江執松祥戮
之九年春正月率兵討崇慶劇賊范操等盡殲其眾蜀寇
悉平嘉靖末大足賊蔡伯貫以幻術愚衆攻破合州定遠

等州縣黃中盜據雲萬山中旋即勦除萬曆中永寧土酋
奢崇明據重慶分兵犯夔巫破瀘州泝流而上直逼成都
布政使朱燮元督兵扼之引還石砭女土官秦良玉遣其
弟秦民屏帶兵四千潛渡江岸營南坪關諸軍齊集奪佛
圖關收復重慶追捕餘黨藺寇遂平明季夔門不守獻賊
入蜀大肆屠戮烽火數百里不絕卽石砭酉陽諸土司亦
疲於奔命其時姚黃十二家賊乘亂蜂起劫掠川東各州
縣殘殺尤虐所存人民牛種旣無耕耘盡廢赤地千里烟
火爲墟迨我

朝定鼎誅獻賊於西充四將東下侵擾滇黔劇賊李來亨等

猶盤踞夔屬寧昌間郝搖旗袁宗第等共依結之屢行招撫頑梗不悛康熙元年四川總督李國英銳意廓清

題請致討

朝廷可其奏

命湖廣陝西四川提督合師進勦國英授鎮將方畧遂復夔郡二年正月元日進攻羊耳山賊袁宗第等逃竄巴東賀珍子率眾來歸昌寧悉平二月師次巫山適郝搖旗劉二虎等與諸逆合眾來攻國英堅壁以待之至九月初七日黎明鼓勵鎮將直衝賊營斬首數千賊眾敗遁郝搖旗竄入大寧國英檄五寨鄉勇扼險據守復諭降賊約還其妻子

之被俘者公誠所布深入人心由是羅茂同向風倡順郝袁之眾接踵歸誠十二月西安將軍傅副都統杜大兵至先搗陳家坡再舉老木孔賊黨望風奔竄體純自縊我兵乘勝長驅雪夜擒郝袁等渠魁於黃草坪獨李來亨仍負隅茅麓山康熙三年正月靖西將軍都統穆咨會總督李國英等恭同

禁旅進徇賊壘國英環視逆寨延袤六百里壁立如削乃分汛據險以困之閏六月初九夜賊犯通梁死戰輿脫我師奮勇截戰來亨計無所出縋首自焚而死馬黨塔王光興窮迫投楚我師凱旋蜀楚以寧夫以蠢茲頑梗勞師動眾

三年而後克之非以其地僻山險三省錯壤狐兔易爲踪
伏攻難而守易歟然前此兵燹頻仍管制廢弛今則重夔
水陸俱安大鎮城守而黔彭巫山梁萬昌寧達州太平達
二營雍正八年各營俱設重兵彈壓雍正八年四川提督
改屬川北鎮黃廷桂復

題請全川沿江設立哨船自是河道寧謐往來商旅永保無
虞矣蓋山川險易今昔所同而駕馭撫綏惟視控制之人
何如耳得其人則雖廖麻子之滋蔓彭澤一出而餘黨悉
平奢崇明之英雄朱燮元再出而指揮自定不得其人則
雖定亂如林俊奄寺等忌之而使不能終其任知兵如秦

良玉督師等扼之而俾無以盡其長然則有專閫之責者
周覽形勢體訪輿情無事則巡查關隘防患於未然有事
則鼓勵將心收功於俄頃且明賞罰正紀綱奮身殺賊者
立即超陞臨陣脫逃者嚴加誅戮則人思自奮兵各效能
凡屬士民誰不踴躍急公以勦軍務雖地當險要何難立
奏膚功也哉故身居重地者自有安邊靖亂之謨勿藉口
天塹而謂防禦之無術也錦里新編

張德地

通江介秦蜀之境叢爾孤城設在萬山間崇林絕嶠一睇
數百里夙號巨寇出沒之藪明成宏閒鄢藍猖獗陷破城

邑都御史林彭先後提師數年始平嘉靖間何賊倡亂據險勤兵三省凡四載始議招安萬厯間秦中黠賊嘯聚山林竿旗挺刃剽殺生民守備鄧起龍督兵勦之民稍獲安明季姚黃賊盤踞巴通間而長林豐草之中悉爲負固藏奸之所我

皇清定鼎蜀路蕩平而川北先被聲教設有專鎮彈壓巴通營復有守備千把馬步戰守兵以防禦之斯深山窮谷盡有

居民無復有潛藏竊發者矣

四川舊志

流賊張獻忠破襄陽說

李柏郫縣人

有河南人周權少被鬪賊李自成擄入關西僑寓予里爲

予說張賊破襄陽殺襄王及閣臣楊嗣昌自縊事予疑其城或不高也池或不深也地或小而兵或少也庚午九月予有衡嶽之遊出關南行十月一日過樊城泊舟漢江二日登南岸觀襄陽形勢城東據漢江高洲之上漢水自西來從北城根東流水深百尺有餘濶五百步有餘東流十里屈曲南轉復向西流直抵襄城之南折而南流其近城東西南三面池深十丈濶百步城西南枕鳳凰山峰高千仞西通巴蜀商於漢沔糧道進退皆有餘地城蟄以甃城根堅隄捍江皆砌大石高十丈餘此所謂金城湯池也一旦有事攻者難爲力守者勢有餘矣江北樊城係秦晉燕

趙巴蜀荆揚通衢大道市人萬家財貨山積合襄城人不
下十萬餘家當獻忠將入境時若襄王有方畧嗣昌通兵
法無論全楚即襄陽一郡提封千里操練民兵可得精甲
十萬兼嗣昌麾下本兵再提各鎮戍兵數十萬剽悍精甲
可立致也爲嗣昌計宜選智勇良將許以高爵不必掣肘
禦之於南陽白水之間原平草淺車騎步皆可利用或入
門五花六花或鸛或鵝皆可壓敵獻忠賊非亡命逋逃即
貧民就食烏合瓦全以我剽悍節制之師擊彼烏合散亂
之衆譬之鐵圍壓卵洪爐燎毛一戰可盡殲也乃藩王袖
手嗣昌吐舌不設一謀不出一師致令獻忠坐大如入無

人空虛之地摧堅城如拉朽草殺藩王如燼小鳥此何爲
者也即獻忠逼近襄境我徹漢北樊城之民渡過漢南入
於城中沿漢兩岸二三十里一里築十小墩一大墩小墩
守兵十人十夫長將之大墩百人百夫長將之十大墩合
百小墩蓋二千人一偏將將之三十里六千人足矣西南
鳳凰山一帶低者築之使高平者掘之使險相地設墩用
人亦如之亦不過六千人足矣山上江邊各設遊兵千五
各分三營營守備將之往來巡邏以備緩急總一萬五千
人也一大將將之小墩烏銃五杆弓箭五副長鎗十枝鎗
帶噴火筒二箇白棒十條隨便取用大墩佛狼機四杆烏

鏡三十杆弓箭三十副鴈翎大刀四十口白棒四十條隨便取用墩下各設燈火江底設鐵蒺藜鎚刀以遏賊善沒者江面設火舟晝則以日爲眼夜則以火爲目賊船若來遠則擊以佛狼近則擊以鳥鏡再近以箭射之再近以鎗刺以火噴之再近則舉大棒大刀斫撻齊下賊鋒雖銳不能渡江登岸矣又於山頂江邊設狼烟數處山上有警舉烽火江上之遊兵登山速救江邊有急舉烽火山上之遊兵下江速救勾連循環可分可合奇正相生應變無窮布置均停下令軍中曰大敵臨境軍法宜嚴散卒不用命十夫長斬之十夫長不用命百夫長斬之百夫長不用命偏

將軍斬之偏將軍不用命大將軍斬之守備精密號令嚴肅猿猴雖捷必不能升鷹隼雖疾尙不能過而况烏合蠢動之賊哉此不守城而守城外之高山長江之一要策也若王孱將懦不知守山與江坐守孤城縱賊渡江登山下攻雖有張韓之才不能保矣吾觀襄陽地形乃知城破之故非獻忠之足智多謀也襄王昏昏嗣昌悶悶兵將蠢蠢百姓蚩蚩有如群燕巢於焚棟欲求免禍難矣且江北樊城無井卽賊頓樊城人畜必飲江水我置毒土流人馬必病然後我伺動靜募善泅壯士許以重賞詐爲貧民降入賊營我夜以舟艦佯爲渡江北攻之狀賊必以精兵備我

而我暗以木罌從城南大江渡過精甲繞江而東從北南
攻又以竹發煩銅發煩從襄城上送子炮於賊營營中火
起我兵南攻而營中詐降之兵從申橫擊內外交閔賊不
知所為必自相殘殺一戰可滅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此劉錡所以守順昌也嗣昌烏足以知之嗣昌進士也先
帝推轂之日御書贈以詩曰鹽梅今暫作于城上將威嚴
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煌煌聖語用
之非不肅任之非不重豈知進士之才作八股則有餘為
百夫長則不足古人謂之白面然先朝倚白面書生為萬
里長城使之節制大將掣肘勇師是縛馱驥之足而期以

逐風雲翦鷹鷂之翮而責以搏狐兔豈可得乎此神京所
以不守而書生之誤國多在空談裏也

樹葉集

董

詔安康舉人

行營剿賊事宜答秦撫軍

詔伏首蓬窗裏足圭窳地昧山川險易聚米無能陣迷雲
鳥正奇借籌莫效乃蒙明問俾獻愚衷竊以自戈弄於潢
池頻符頌於玉帳先發制勝已奏三捷之功後服成誅將
戴永清之績來將軍於天上困猛獸於檻中竄鼠奔狼魚
已覘於遊釜斬鯨控兕虎行見於橐弓豈繫鯁生敢襄碩
畫謹卽前賢所建白採其明徵揆諸今日之情形正多暗
合輯為八則用竭咫聞深懼紙上之談莫贊師中之用敬

陳如左伏俟酌中

一嚴教閱以重師律軍陣之法起於什伍積而至於百夫長千大長蓋總其權所以一號令分其權所以便肄習也今之分操合操訓練已精矣然一其力尤必一其心壯其容尤當壯其志古之人有五練法一練伍使刀盾相護二練膽使臨敵不驚三練耳使明號令四練手足使習技擊五練陣使明行駐交鋒之正變則大纛所臨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止如山岳動如雷霆矣昔戚元敬以都司守台金嚴三府召募義烏兵三千教以擊刺長短兵迭用之法由是戚家軍特精及總理薊門上議用舊練南兵以倡勇

敢乃調三千人至之日待命於郊自朝至午軍士立大雨中袍襪盡濡跬步不移邊將大駭曰將軍令乃如是夫元敬何以能親練於浙而不能親練於薊哉豈非以統眾則耳目難徧領寡則指揮易周耶然則分伍以練是固當立法以任之偏裨矣曹成王臯之擊李希烈裒兵二萬先以二千五百委伊慎教之而自將五百教以鬪刀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乃以五百人擊慎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卽使五百人分教其眾遂爲勁旅范文正之爲陝西招討使分鄜延路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又於每將之都分都監及駐泊都監六人使各分兵五百而教之以弓弩短兵月餘

盡成精兵此分教易練之明驗也今請將所徵之兵分配
遊守諸戎使勤加訓練使恩威固結性情相習藝精膽壯
猝然臨之如山難撼自然投諸所向前無堅敵
一練鄉勇以壯軍實韓昌黎與柳鄂州書謂徵兵滿萬不
如招募數千蓋以客兵不諳山川之險易而土人則必自
衛其田園也竊以爲唐之兵與今異唐之府兵寓兵於農
自教練之法壞而有事執籍而呼之從軍觀杜子美新安
石壕諸作蓋與今之鄉勇無異也故遠徵不如近拔今之
兵自明以來仰食於官統有長練有期其擊刺之步伐與
什伍之聯絡固自有律矣至於鄉勇出於耰鋤耒耜之中

詎知鼓鐸獨鏡之辨日所請給且優於兵而所謂鄉勇頭
者或白面書生或閭里年少藝弗能甲威旣不足相制人
非素養恩又不能相結甚且雜選應募蒼黃啟行有問而
不能遽道其姓名者則其不練可知也昔韓范經畧陝西
魏公欲刺十萬義勇文正不可魏公曰使敵聞增兵十萬
豈不懼耶文正曰不教而用敵豈不知乎今之鄉勇久從
大操固與宋異矣然大操之後或休於旅或遊於市爲之
頭者旣無簡閱之法爲之旅者亦乏肄習之勤習爲固然
豈足儲用竊謂宜調其名冊錯之兵伍使千總把總得與
鄉勇頭兼轄分掌一如練兵之法俾稽查易周宵小無所

涵跡擊刺既習上下自然一心則以之衝鋒必收踞角之效以之守險亦無客主之嫌

一精技藝以示整暇古者五兵長短互用射疏及遠用弓弩衝堅跳盪用干戈自元攻蔡州始用西域砲明平交趾始得神機鎗正德時於海船始得佛郎機洵碎堅威遠之利器也但器不虛發舍則有獲始爲善耳鼉家合之言曰中而不深與無鏃同發而不中與弗射同今夫獵者之於禽猶必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而况勝負進退之所係乎卒然有警不量近遠激電雷碎烟焰空浮前迷所向獷賊皆不畏死幸而漏網拚命而前至五步之內則銃砲已

爲長物矣而執弓矢擣干戈以護火器者倘不能肉薄搏戰奮勇摧鋒其險何可勝言今之監鎗必有埶頭較射必有正鵠矛牌必演分合其法已備矣但平時從容暇豫則合格有餘臨敵倘急遽蒼黃將制變不足蓋藝未熟而膽未堅也惟在營勤其部勒使互救而遽進臨戰明其號令毋先時而後期平原淺草之間則星飛彈落陷腦潰腸鴟叫雷坪樹鏃飲羽密樹深林之際則兩翼合圍麻札斫馬如牆平進銳斧搥胸自然兵以氣勝有戰必克

一明賞罰以厲果毅陳承祚之評忠武侯謂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

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獻馘奉旗之士必加金爵之賞裏創血戰之人不吝石窵之封則帶斷狗軍之豪出藉甲蹈火之士奮矣如是而有不勵者必罰之不行也昔蘇氏論諫諍盈丈之溝而使人踰之其無所為而踰之者必勇者也使為之令曰能踰者予百金則勇怯半者亦踰之矣如使迫以猛虎則怯者且莫不踰焉行軍豈異此哉崔實政論以為刑罰者振敵之藥石德教者與平之梁肉以德教振敵是以梁肉愈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國容如此何況軍容岳武穆教士注坡其子之馬躡鞭之盈百豫教如此何況臨敵史載楊素為將凡臨陣先遣二三百人陷陣陣不可陷而反輒戮之又遣二三百人往不能陷而反亦如之故所向皆靡彼雖奸雄不可為訓然威克厥愛允濟夏之征羲和已以告于眾矣昌黎論淮西事宜亦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兇人喪魄一屏無籍以絕間諜歸熙甫之傳沈希儀也謂以叅將守柳州賊耳目徧城內閨闈動靜無不知希儀乃求得與狴通販易者數十人持其罪而厚撫之使調賊賊之動靜希儀亦無不知每出兵雖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咸集合一人挾旗引諸軍貿貿行不測所往及駐軍設伏賊必至遇伏輒奔賊寇他所則官軍又至遠邨僻聚官

策畧續

軍所不逮者往寇之官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每於風雨晦冥夜偵賊所止宿遣人衣草蓑葺山齋銃潛伏深箐中夜鳴銃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挾妻子匍匐上山兒唬女號或寒凍觸厓石死至曉則山際寂無人聲他巢亦然衆愈驚潛遣人入城偵之則老沈固坐城中也此善用賊謀爲我用者也今賊情叵測固不敢強其間謀爲我用亦當遠之使無我偵法在嚴斥從軍無籍之徒而已大軍所行遊手之輩千百成羣謂之跟營旣非驟夫運役亦不鬻食賣貨營駐則意錢呼盧以耗軍士資斧軍行則充兵搜舍以竭山民儲藏且旣無名籍不可稽查萬一奸人竄廁

其中非小故也如軍令嚴斥此等則仁聲先路旣愜引領之心妙算籌帷亦無漏師之慮

一團邨隴以遠剽掠郡南平地絕少民耕其山卽家其麓去三五里猶爲比隣旣無堡障易致寇攘風聞賊所過之處焚燒室廬發掘窖藏聚食之餘并付烈燄蓋旣使被掠者膏於鋒鏑又欲使幸免者身無所蔽口無所食且將歸於嘯聚也何者山民刀耕火種皆藝蜀黍粒重路遙運糶實難夾山雖有嵐河大小道河之屬可通小舟而去之或二三百里不等肩挑背負盤費之外毫無奇贏故多養豬以其能行賴遠販以博錙銖奔逃之餘重累難致求其身

陝十金之資者蓋希幸逃而反何以爲生故避難而遷不
如據險而守今要害之地已派兵勇戍守矣竊謂未被焚
掠之處請簡派幹員相視高山有險可憑有泉可汲之處
歛附近三五十里內民家芟舍而居卽以兵勇環居其外
俾其長嚴爲禁約明其賞罰使知兵以衛民之義或使清
強職員月巡而季視之俾成保障之功昔諸葛武侯田於
渭濱師無私焉軍駐敵國且能令百姓安堵况以本地之
兵衛本地之民乎如是則民生有資旣免流移之苦寇掠
無所且收坐困之功

一廣轉輸以奏膚功書戒峙糧詩歌裏糧其事重矣漢之

武功衛青浮西河嫖姚絕大漠率無踰年之役其他所撻
伐揚子雲所謂近不過旬月遠不離二時遂已雲徹席捲
後無餘患然轉輸已起於薄沔矣沈存中筆談云凡行師
因糧於敵最爲急務運糧不但多費而勢難行遠予嘗計
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八餉一卒一去可十八
日若計往回只可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
計往回止可十三日夫至於二人餉一卒而萬人之隊已
用二萬夫矣

本朝子惠元元凡有征役必發內帑易粟饋兵發銀僱役毫
不累民重邀憲慈憫此窮鄉薄收麥粟麩豆皆遠致於二

輔但挽運頗為遠遠今漢中亦駐大兵固不可為泛舟之役謹案高仲偕興安舊志謂

國初此間土地未墾本鎮每歲冬遣官於襄樊買米兵食遂足今兩湖已慶收寧如於樊鎮公買較陸運省費自多一相地勢以決兵機平原曠野利突騎深山邃谷崇步卒與郡地兼奧衍奇正皆宜王彥之敗桑仲也由白土關而東摧其眾三十萬於長沙坪盧象昇之撫鄖陽也由七家溝轉戰而西於太平河勒賊幾盡左良玉之追張獻忠也由大竹河而南鼓勇仰攻殲其十萬眾於瑪瑙山皆由力戰遂奏大功今大兵四集草寇路窮或設伏以衷之或據

險以邀之蕩平之績指日可奏野無伏莽民慶更生被宇

下者惟有銘刻鴻勳歌詠弗替正誼堂文集

沿漢堵禦措置答秦撫軍董詔

初九日上謁蒙以沿漢堵禦之策下詢十一日又承鈞教獎勵踰常踧踏何似自惟艸茅下士未諳機宜有何涓埃足以仰贊高深乃芻蕘見詢又何敢上負雅意謹獻愚者之慮伏候訓示竊以

國家兵制詳且備矣即以沿漢一帶而論自武昌千里而遙有穀城鎮自穀城千里而遙有興漢鎮自興漢千里而近有西協其閒乘障分闔陳利兵而誰何者復以十數蓋率

然之勢魚麗之陳固已據荆梁之脊而制其勝矣然自新
疆既入版圖屯田者有踐更之戍而逆匪蠢動備伍者復
皆修戟以行其留城者蓋無幾耳今草寇撲滅之餘遺燼
旋熾大軍暴露已將二年蓋緣賊逃威走死沿途掠食日
數百里我軍轉餉傳餐兼護輜重不能遽及而當其前者
又無重鎮厚兵以挫其鋒故致此也

皇上屢頒

內帑養育鄉兵數逾十萬雖忠義所激同仇志切而野戰有
餘步伐未練且分領之衆多不過千少僅數百力分勢薄
難責成效竊欲於沿漢諸處聯爲四鎮卽以鄉戍編爲營

兵照其口食以爲季餉使伍有長什有伯積百累千上統
於鎮簡別戢懦操練技擊庶幾旣成坐鎮之功兼收躋角
之效所有管見敬陳左方
襄陽左顧川陝右控湖湘前瞰汴洛自漢以來久爲要地
竊謂宜集重兵以壯聲勢雖

國家例不增官添祿以寬民力謹案湖北督撫同駐武昌是
否或照江寧蘇州制撫分駐之例請湖北撫臺移駐襄陽
增兵數千標下員弁自足備使無勞增置
襄陽旣駐撫軍穀城鎮似可裁矣但漢北二千餘里尙似
單弱鄖陽北控商洛西襟漢興去襄陽六百餘里去興安

七百餘里最爲適中雖東北有南陽鎮西北有潼關協然其間熊耳鞏洛隔阻實多聲援未能相接請卽以穀城鎮移駐鄖陽惟增兵數其標下弁員以之統轄訓練亦自有餘庶幾連秦控豫旣成鼎足之形襟襄帶金自具率然之勢

興安北屏關輔南接開夔漢中前鄰巴山西包嶓冢其於川匪皆屬巨防本有總鎮協鎮請於換防從征外增兵數千庶足制劍利之狂突壯荆襄之上游又二府相距陸路雖七百餘里而水路回紆且有千餘查漁渡路本有遊擊一員而馬步守兵僅有三百餘名是否於此地添兵二千

前援西鄉後屏城洋而東西之聲勢亦接

右五處愚意卽以現募之鄉勇充入行伍俾受戰兵請給惟在嚴爲訓練使之有勇知方其領隊分教之員不足者請設行營千總把總擇其實有武藝足充簡閱者加之榮名責其實效庶成節制之師一隅之見深懼無以仰副明問謹此繕陳曷勝慙悚

同

董 詔

代溫觀察陳撫剿教匪議
竊某戎旃從事于今三年幕府上功毫無寸效每懷驅策心凜冰淵有何咫尺聞仰資諏度謹卽馳驅以來所覘民情賊勢敬陳梗概伏俟鈞裁竊以教匪猖獗喪忠愛之天性

負覆載之至仁撓刀鋸之顯戮貽厥身之自災其始也由
溺職者以多事爲懲戒而曹無覺察不遏惡於未萌其既
也由貪婪者視巨蠹爲囊橐而百端脅取遂激變於一旦
官吏之罪其將奚辭顧必謂爲赤子盜兵而弄於潢池欽
惟天地之包容竊謂濟惡者之本心未必爾也因苦顛連
挺而走險謂之不得已可也田連阡陌本可樂含哺鼓腹
之天而造作妖言誑誘衆匪斂錢則速於催科號召則捷
於公役一旦慝作不難舉豐屋厚產而棄之如遺不謂之
逆謀素構可乎履鉏棘矜忿不思難謂之不得已可也今
之奮臂抗轅者一呼而旗幟戈鋌林立卽事洩被搜瞰其

室則火毬盈困掘其地則兵刃滿窟不謂之反形已成可
乎蓄此逆謀反形而當深仁厚澤之世彼正憚於無名而
不敢發而官吏復從而促之遂假以爲辭而蠢然以動顧
其計亦黠矣當其煽焰旣假之以鼓動愚民及乎途窮又
得因之以冀邀寬典徒使我淳良赤子橫遭蹂躪死者不
可復生被掠者且脅於兇威而難於自拔也憲飭謂不特
未殺人放火者是良民卽殺人放火者亦良民某則謂不
特殺人放火者是良民卽爲賊偵探者亦良民也興之南
北山屢遭焚掠矣凡兵所未到之處鄉民云賊之將至必
有三五游騎或先賊一日而至或去賊屯四五十里而馳

三省邊防傳覽
皆假充游傲民莫辨也事後然後知之傳聞此等皆賊擇所掠中伉健質其父母妻子授之兵與之期而使之偵探過期不返則全家爲戮被遣者天屬係心亦遂任所指揮而不敢有違彼豈恩於賊而仇於我哉積威之所劫者然也夫威之所劫雖在外者猶如期而返則落其陷阱者斷不能自拔而僥倖於一擲也審矣竊謂欲拔難民惟有淬厲兵鋒雷擊電掃俾兇徒各鳥獸散吾民之引領者始得脫耳不如此而議撫微特威劫者無路受撫橫目者不肯受撫卽彼有幡然受撫者愚亦未見其可也前明王三善之征番氏也連戰皆捷特以誤受陳其愚之降軍中動靜

賊無不知其後遂以僨事韓雍之征潯州至大藤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爲鄉導雍叱縛之而袂中利刃出悉剗腸支解分挂林箐羣賊震懾遂成破竹之勢觀二人之得失可知欲撫良民必先勦兇黨欲勦兇黨在厚積兵威嚴加訓練以逸待勞密察間諜而已蠢茲蜂蠆稽

天討者已三四年餘矣雖屢有斬獲而蕩平未奏由兵少而備多力分也夫與其老師費餉於數年何若大徵武戚而速歲膚功於一舉卽如項忠討李原王洪王彪於襄陽乃劉通已敗之餘黨耳然猶調官兵與永順保靖土兵合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其初招諭而歸者四十餘萬也由於王

三省邊防備覽
三
彪之就擒其繼移軍竹山而歸者五十餘萬也由於李原
王洪之並殲此厚集兵而始能制勝殲渠魁而後拯脅從
之明驗也軍政教閱五兵並重長兵護短短兵衛長長兵
弓弩短兵矛戟今之銃炮較弓弩爲更長矣然所利者平
原廣野及碎遠叩攻耳至於居高擊下則非其便今賊之
蟠踞於秦南蜀北者徒以山爲負嶠我軍亦不得不擇便
地而居高以臨之晁錯之論兵曰山林積石經川亘阜步
兵之地也草木叢密枝葉茂接矛鋌之地也曲道相伏險
阨相薄劍楯之地也今之教閱矛籜與銃炮並重惟請利
其器械嚴加訓練期於矯捷亦自易易按通典載太公教

戰之法令吏士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
由此而千而萬而三軍中之以步伐鼓之以賞賚一夫破
的千夫挾拾一人翹關千人攘臂號令一施旌旗改色行
見兇渠不難滅難民不難拯也漢南江北山水蜿蜒林箐
綿密相去不啻千里東西亦如之我軍入山勦除此輩望
風而逃路歧如織賊速似鬼沿途掠食而我軍追者必輜
重相屬炊而後食無論勢不能及卽及之奔走跋涉已如
強弩之末矣似非以逸待勞致人而不致於人之義也惟
徵兵旣廣若川若陝若湖合兵進促每三四百里間各擇
要地集兵一二萬而於賊出沒之路密設卡哨精其探聽

賊來則策應而痛殲去則聯勢而進逼對陣相薄則先下一令曰釋兵而坐者勿殺賊敗則號於眾曰棄仗而立者免死庶乎爲賊前驅後餌之良民可以自脫乎師行糧從軍中本無別須而每有游手隨之輾轉名曰跟營此輩無事則攤錢呼盧已爲兵士之蠹有警又安保無閒諜奸細或致漏師之虞唐王式之討裘甫其始至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申嚴門禁緝訪偵諜所匿皆斬之於是賊始不知式所爲此實靖亂之策而通鑑載高仁厚之討阡能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自旦至午出入軍中數四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釋縛温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父

母妻子於獄云汝訶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汝殺汝當爲我潛詔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民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尙書欲拯救湔洗汝曹兵至汝曹當投兵迎降尙書使人書汝背爲歸順字遣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比尙書至百姓必奔赴如嬰兒之見慈母也明日仁厚引兵至雙流遣人入賊諭以昨日語賊大喜呼譟爭奔兵降仁厚悉書其背使降者先大兵呼招諸寨所至輒執賊以獻凡六日平三十餘寨五賊皆擒此或亦因

賊謀以招降之策然要必先有以破負固之膽然後能堅
投誠之心則舍剿固難以言撫也至於首禍就殲難民皆
出有籍可歸者既可使地方官移文照查使之安業即無
產可託者俾有司稽查叛逆之產及被難絕戶之田而撥
給之則數十萬生靈水火永離衽席咸登共樂化日矣同
堅壁清野議

合州龔景瀚
知州

竊惟邪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輾轉兩年處處有賊處處
需兵負固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都歷郡不能禦
議者惟以兵少爲辭於是調鄰省增新兵募鄉勇但謂以
多爲貴不知其無益而反有害也何則

國朝經制之兵本屬有限而腹裏尤少其重兵所在非番回
錯雜之區則形勢要害之地也一調不已而至再再調不
已而至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是無事之區又將滋
事即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機起事
豈非明效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取充數非
市井無賴之人卽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
志不齊磨氣不壯遇賊惟有烏獸散耳此增兵之害也鄉
勇守護鄉里易得其力若以從征則非所願無室家妻子
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平居未受涓埃之恩臨難責以
身命之報於勢既有所難能而爲之長者素昔等夷本無

上下之分與以虛名強相鈐制於心又有所不服故加恩則玩而驕執法則忿而散求其約束而整齊之者難矣其藉此爲利浮開名數冒領銀糧者又無論也至於臨陣旣未習乎戰鬪疑則易驚又各自爲步趨紛則易亂卽或誘之以重利鼓之以大義而有勇無剛能戰而不能久闐然而進亦闐然而退耳此鄉勇之害也且兵勇多則糧餉廣糧餉廣則轉運難

國家帑藏充盈殺賊安民雖千萬在所不計而民間之疲於輓輸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矣文報有站糧運有臺軍營之移徙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資於民力近地不足

調之遠處州縣雖官爲給價值而例案所銷豈能數用每縣夫數百名馬數百匹道途之費守候之費津貼之費司事者日食之費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監又從而沾濡其中爲日旣久民力竭矣官吏但顧考成一切以軍興法從事科歛督責民必不堪事變滋起或遇水旱之變將何以處之况夫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過甚於盜賊鄉勇從而效尤激而生變是所憂者不獨在邪匪也然使有濟於事僥倖成萬一之功亦不必過爲疑慮而自去年以來其情形大概可見矣四省之山層崖峭壁四面削立如城寨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賊若據之非數萬之衆不能攻取

然周圍百餘里或數十里終未能環而圍之也竭力仰攻士卒損傷過半幸而得之賊已乘間率眾他徙矣則又窮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勢常不相及蓋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則無地非糧官兵之糧必須轉運賊竄無定向亦無定期糧臺豈能預設夫馬豈能預增倉卒移營糧必貽悞此一難也賊皆輕身登降便捷而我兵鳥鎗弓箭火藥鉛彈身所佩帶不下二三十觔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地之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趨捷若飛而我兵如陝甘等處壯健有餘輕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時隨地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按

隊止必安營挖壕樹柵守卡站牆日夜不得安歇此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饑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負之勢已分矣幸而勝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者耳其首逆卽全夥不可見也賊之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十餘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探明而賊蹤已遠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於是

有謂宜繞道前進迎頭截殺者究之亦係空言無實濟也前後夾擊則左右分馳東西並攻則南北各竄山澗重疊道路紛歧處處可通頭頭是道安所得十餘萬之兵分布於數百里之內其勢旣分其力亦薄賊以全力拚命衝突

亦未有不潰而出者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賊合而我兵不得不分賊分而我兵遂不能復合焚掠裹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勦則無以爲守守則無以爲勦城池已在在堪虞將領惟斤斤自保今日之賊無論非今日之兵所能蕺事卽或額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餘奔馳半月之久力疲氣阻其勢又爲今兵之續賊勢益張兵氣益餒日延一日事恐不可問矣然則爲今之計將奈何曰賊未至巴州而巴州之民先去賊未至儀隴而儀隴之城已空守土之官雖欲効死勿去其誰與守此無他民心無所恃也故殺

賊以安民也今必先安民然後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使之無所裹脅多一民卽少一賊矣民居奠則賊食絕使之無所擄掠民存一日之糧卽賊少一日之食矣爲今之計必行堅壁清野之法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併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繕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旣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爲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至於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三千名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後賊攻則救賊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卽死耳

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要必先擇良吏一省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牧令豈無二十餘人其奔走趨事明白勤幹者佐貳豈無數十人今川省賊所往來者川東惟夔州一府達州一州川北惟保寧順慶二府而已陝西惟興安一府商州一州河南惟南陽一府湖北惟荊州宜昌施南襄陽鄖陽五府而已所屬牧令賢者留之不肖者易之每處各派佐雜數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事佐以正佐數員講明利弊議定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查不過三月可以畢事矣其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寨太平寨等處者加卑因高使之可守移

附近居民於其中先藏積穀貧者官貸其資茅屋草棚聽其自便其故居仍留勿毀賊未至時仍可照常安業也其村莊市鎮人烟湊集如臨江市普安場等處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爲築城堡外挖深壕務令高廣民零星在外者移入之磚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有貧乏者量給口糧以代賑恤其次則選擇頭人山上之寨平地之堡人戶旣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者民舉爲寨長堡長給以頂戴予以鈐記使總一寨一堡之事其清查戶口董視工程經管銀糧稽查出入訓練丁壯修飾守備別擇數人

爲之副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專責成其次則清查保甲
戶口繁多奸良莫辨外至者虞其爲間諜也卽久居者亦
慮其有匪黨也行保甲之法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准移
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踪跡可疑尙無確據者另附冊尾聽
其另居自便毋使溷入以滋後累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
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地若干詳註冊內以備稽
查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爲部
伍鳥鎗刀矛各習一技官爲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寨擇
營中千把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教導勤加訓練有
事則登陴守禦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警或隣

堡告急許以其半救援其次則積貯糧穀堡寨之中建倉
數間富家囤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給銀悉行收買入倉
無者買於隣近各鄉官兵經過卽以此糧供支賊至閉寨
壯丁守陴按名給糧毋令家食其鰥寡孤獨貧乏殘疾及
家稍充而實無糧者准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卽爲
本鄉社倉分貯常平一遇災歉亦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
度經費所有築堡挖壕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器
具及搭蓬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寨長司其出入惟倉
糧之數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爲報銷其餘糧勻攤於堡寨
居民所有田地分爲十年或八年隨地徵還如此者有十

利焉川省無土著之民五方雜處其性輕於去就故一聞警報輒四散奔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堅城矣今堡寨林立聲勢聯絡民居旣安民志自定父母妻子一家團聚無流連死亡之憂并不慮爲賊逼脅陷於邪黨可以保全良民潛消賊勢其利一也糧皆藏於堡寨之內所餘村落店舖皆空屋耳賊卽千里焚掠無所得食若攻圍堡寨則丁壯自護身家其守必力又有隣堡之救援官兵之策應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十日非潰而四散則輾轉於溝壑之內而已區區首惡何難就擒可以制奔竄之賊其利二也據險之賊不能不下山掠食今民皆團聚糧不露處冬春

之交野無青草附近已無所掠遠出則近山之堡寨皆得邀而擊之其勢又不敢出坐困月餘積糧旣竭終亦歸於死亡逃散而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其利三也州縣之有鄉村如樹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根本無所庇鄉村皆爲賊所蹂躪其城郭之不去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寨障蔽擁護賊必不敢徑犯城郭有急則環而救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賊將腹背受敵况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其利四也堡寨遠者相距數十里近者或十餘里官兵經過就近供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費民無輓輸之勞至文報往來尤關緊要堡寨之在大路者卽安設夫馬遞送

無須兵勇護之可以省臺站之費其利五也每省挑選精兵三千賊合亦令賊分亦分牽制其後使之不得攻陷城堡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猶其小者也兵省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至空虛亦無虞再生池變其利六也守陴壯丁惟賊至時數日給以口糧耳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費較招募鄉勇所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夕相見猶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維繫之不若鄉勇從征日久習於兇暴怯公戰而喜殺掠釀爲將來無窮之憂其利七也保伍時相糾察而堡寨之長又從而稽查之則奸究無所容其桀驁不馴如

嚙嚙者亦懾而不敢肆可以漸化爲良民其利八也邪教蔓延爲日既久伏而未動者正不乏人今淑慝既分居不相雜其冥頑者苟潛入於賊黨可以一併殲除其愧悔者必安居乎故業可以保全身命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其利九也規模既定守而無夫遠近一體上下同心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令不從無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時畫地而守井如也一勞永逸數世賴之其利十也然而愚民可與樂成難以慮始因循目下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沮之者矣一則曰騷擾反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賊匪所過焚燒房屋殺

戮人民擄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於利害所全者大卽小有騷擾猶當毅然爲之况保其身家全其積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易其人不當廢此法如戰場失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切於事也夫欲速則不達自去歲以來所行者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於目前而收功於異日者及今爲之未爲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網羅之內矣是速莫速於此也舍此以圖其果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則慮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

苟能平賊卽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過堡寨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不過三四十州縣耳裒多益寡合計每省不過用銀一百萬兩而已此後卽無所費較之養兵養鄉勇每日需銀百萬者其費何如且尙未有底止也惟買糧爲費較鉅而糧分貯於堡寨何異貯於州縣之倉今各州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分年帶徵歸欵是不獨省費且並無所費矣一則畏其繁難也夫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堡寨之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其繁難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處失業難民豈能不爲撫恤清

查戶口修理房屋弔生恤死賑乏周貧其繁難何止十倍於此與其補救於已然之後何如豫備於未事之先願平心而熟計之也是數說者皆不足以難之然則今日急計莫有先於此者矣安民卽所以殺賊民懼賊而逃猶可言也兵愈增則差徭愈重師愈久則擾累益多數月之後恐民之見賊將不逃而合之矣今不早爲後悔無及謹陳一得之愚伏惟垂採幸甚

通志

撫議

龔景瀚

賊不可撫也其勢亦不受撫所謂撫者撫百姓之從賊者耳今百姓之從賊者大率有二一則被其煽惑者一則被

其裏脅者被其煽惑者皆甘心於從賊者也然其中有辨入教旣久心性俱迷信其矯誣之詞妄作非分之想不懼不悔視死如歸此冥頑不靈非可以情理化導者又有富者畏禍貧者貪利邪教以避災得財之說歆而中之一時不察翕然信從然素無不軌之志也一朝事起官府訪查鄰里執証旣無詞可辨遂無地自容鄉勇利其田宅家產以多殺爲功一言在教婦孺駢誅其存者不得不棲身賊巢以爲苟延性命之計此愚民誤入其教而不能自脫者也被其裏脅者皆不得已而從賊者也然其中亦有辨精壯之民賊先拘係以苦之旬日之後強以拜師令其入教

綁縛老弱逼其手刃分隊放火押令隨行與官兵相遇授以戈矛驅迫前進倉卒撻仗百姓既不及自明官兵亦無從辨識鋒刃交加既欲貪已之生不得不致人於死而放火殺人之罪遂無所逃賊乃縱之往來自如而百姓已無生還之望矣此欲歸而不敢者也老弱之民或合煮飯或合放馬或合挑擡什物不給以糧自行覓食隨時搶掠餓口饑飽無常其苦萬狀日夜思歸然妻子爲質則中心戀戀不忍遽離家業已殘則後事茫茫無可措置不得不隱忍隨行以圖苟活卽有了身易於逃脫而賊之防範甚嚴晝則維以大索纍纍相繼如驅牛羊夜則閉之空房陣陣

相積如圈豚犬蓋有十餘賊而制百十人之死命俯首帖耳莫敢先動者矣此欲歸而不能者也自嘉慶元年用兵以來吾民之死於賊者無論已官兵迎頭殺擊其衝鋒冒死者皆吾精壯之民也官兵從後尾追賊兜擒掩取者皆吾老弱之民也其死者不知凡幾矣幸而乘間得出守卡之勇坐營之兵盤而獲之以爲奇貨文致其罪冀邀厚賞非法拷掠多方指証草草數言卽行正法其死者又不知凡幾矣幸而解赴大營委官審訊而從賊日久放火殺人則罪在不赦問官禪守此兩語以爲盡職黠者狡詞變易則死於刑愿者據實自陳又死於法其幸生者皆歷幾死

而後得之什百中僅一二也夫律坐喝令卽下手亦從未減何況被賊所逼事不由已而徒泥其迹不原其情風聲所布孰敢復出使賊益得藉口以鈐制吾民此從賊之心所以愈堅而賊之所以日多也今蒙

皇上施浩蕩之恩開三面之網蕩滌舊染與之更新伏讀

聖諭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靈朕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極困思安久勞思逸諒必一見恩旨翕然來歸欽此捧誦迴環無不感激泣下卽此數語已足以感

天地之和而消邪沴之氣矣賊亦人也具有心腹腎腸亦當感

動悔過何況被脅之良民哉惟是愚民目不識書膽黃遍貼賊中防守甚嚴一時未必周知卽知亦或未敢深信諭以空言不如示以實事之爲深切著明也伏求飭諭各路領兵大員於大營中預備大旗一面上書招撫難民四大字遇賊撻仗以兵數百人守之另立於山之上或營之左右距營一半里許其有投棄器械來奔旗下者悉不得殺賊方迎敵官兵不暇兼顧裹脅之民必相率歸來矣嚴飭守卡員弁兵勇自賊營逃出或被盤獲者無論是賊是民曾否放火殺人均不得擅殺送交地方官問其姓氏里居願留者妥爲安插歸籍者酌量資送風聲傳布孰不求生

卽或所放之人未必無一二真賊逃回賊營然賊旣生還則百姓更無死理在賊營之百姓無所疑慮益堅其向化之心乘間歸者紛紛恐後矣此解散之一法也其有心地明白語言便捷者予以重賞令其招徠招出十人者給以十人之賞招出百人者給以百人之賞能殺賊縛賊來獻者更加優賚如係賊之小頭目更爲得力唐李愬之平淮蔡宋岳飛之平楊么皆重用降將轉相鈎致賊心旣散賊黨旣離卽使一人不返不過失一真賊於事無關輕重若使一人成功則保全無數生靈於

國家實有裨益此解散之又一法也抑某更有請者教匪及

囑囑等執迷不悟非重懲之以威不能遽懷之以德而被脅百姓受制於賊亦有欲歸不能之勢某三年軍營所見百姓逃回者皆在官兵撻仗之日官兵大勝則逃出者甚多官兵小勝則逃出者亦少是勦而後可以成撫而勦必須兵力今兵力少情矣仍宜添派精兵慎擇良將勦撫並用竒正相生兼行堅壁清野之法百姓自相保聚使賊無人可裹無糧可掠旬日之間不特被裹百姓投出相繼卽真賊亦鳥獸散矣有明鄖陽之白圭頂忠先後擒斬劉千斤苗龍等數萬人而後原傑得以成撫治之功書云威克厥愛允濟非忍於用威乃所以成其愛也至各省情形微

有不同教匪四川爲多其裹脅川民亦衆今首逆陸續就
誅賊勢漸形瓦解一加招撫來者必多是四川利用撫陝
西習教者安嶺將軍山諸役戮戮殆盡逃入川境者不過
一千餘人兩年以來川楚逆匪往來興漢商雒一帶沿途
裹脅皆隨裹隨逃故賊中陝民頗少無可招撫是陝西利
用勦至湖廣受鄉勇之利亦受鄉勇之害殺戮過甚勢不
相容不特楚賊不敢回楚卽楚民亦不敢回無所用其勦
亦未易言撫其來歸者量爲遷移方可相安無事是又在
地方大吏之隨時變通矣謹議

同上

梁山知縣方積

倡議練兵修寨四事

一操練鄉兵以備堵截也各州縣非無鄉勇之患有鄉勇
而無訓練實與無鄉勇等梁山縣招募鄉勇共七千餘名
除陸續奉調及裁汰不計外近存四千餘名廣延精於技
藝者三十餘名教以鳥鎗刀矛等技蓋操演之法與臨陣
之法同鳥鎗在前刀矛在後鳥鎗不精則臨陣手顫而發
必不中一發不中勢必棄鎗而走刀矛手亦因之而驚故
必精鳥鎗以收刀矛之用也刀矛不精不但刀矛手不敢
近賊鳥鎗手無可恃之人在後其技卽精其心不定賊徒
驟進亦必棄鎗而走故必精刀矛以收鳥鎗之用也現在
日夕操演十月於茲近複製硬弓四百餘張及藥弩三萬

石有零除奉文碾運軍米及支發本境鄉勇口糧外見僅餘穀一千二百餘石倉廩實爲空虛設有緩急之用真不足恃再四思維無可爲計昨經會諭附近城郭居民令將存穀餘石先事運貯城內設使賊人犯境即可輕身入城小民亦知未雨繆綢殊屬踴躍且現在官倉閒空其穀石多而無地可以屯貯之家茲已將官倉借給存貯並明白曉諭以將來設有事端卽當借散口糧事竣照市償價梁山雖小邑頗多知義之民以故鼓舞樂從尙不致疑於官吏

一廣修山寨合力守禦也查賊匪自去秋起事迄於今日

所入之處必先以虛聲恐嚇俟居民逃竄時彼則乘亂而入地方官雖欲禁止逃民而逃民終不可禁以故民心愈恐而賊勢愈張小民無識貴堅其志必置之於必不可死之地而後有不肯輕去之心民有不肯輕去之心而後賊無可以攔入之勢梁山境內周圍數百餘里四面俱有古寨已令各路約保指名稟出大小不下三十餘處有周圍三四十里者有周圍十餘里及七八里者各不等大抵皆峭壁懸厓中通一徑現已親赴各寨逐加閱視普勸居民令其各加修整大約不過一月之內卽可一律修齊其附近城郭之牛頭金城七十層子厓等寨日內卽可竣工並

聞賊眾行不裹糧待掠而食倘能絕其糧路勢不能枵腹持戈是以傍寨居民俱令其將存積穀石全數先行運寨寨上多備滾木擂石並按照寨之大小分給過山鳥鳥鎗等件如果賊至各路居民自可就近登寨而守或十餘團守一寨或數團守一寨並預囑該居民等於賊至之時勿與接戰但堅守不動使我四境之中路路可通寨寨相望不必互相策應而實有互相策應之勢賊仰攻不能掠食無所左梗右塞步步防人似有不待驅逐而自退之理深山縣志

籌辦團練章程

方 積

一每一保正所管之地為一團又合數保正或十數保正

之地為一大團每小團設立團長一二人或三四人無論紳士居民務須其人心地明白曉暢大義向來為一方之仰望者始准議立不必拘定資格亦不得徇私妄舉其大團議立團總一二人或三四人總理各團之事所有大團團總須各團公舉後訪查明確當面驗試如果可以勝任再行給札飭辦

一團內團勇須年力精壯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無論是否紳士之家有無田產均列名充當其外來流棍及團總團長素不認識者不得准充派定之後團總另造一冊某團長名下管領團勇若干開列姓名年齒呈送過硃以

便不時親臨查點倘有違抗不願入團出力者許團總團長指名具稟治罪

一每團製造紅邊黃布大桿旗一面上大書某團義勇字樣團內派一強幹有膽力者遇有事之時執旗隨團總左右以爲衆人耳目

一有事之時各團勇帽繫號帶一根上亦寫某團義勇字樣

一賊匪詭詐百出常辦乞丐難民往來伺探團內務須嚴加盤查如見有面生可疑之人立即協力拏送究治如有別處攜眷搬入團內者亦須問明來歷或有人認識方准

入團居住

一團內製造軍火器械修卡挖濠一應費用着團總團長協同保正向花戶勸輸但須就其力量秉公勸捐既不得徇私勒索亦不許任其違抗務使衆心咸服如團總團長保正稍有挾嫌勒派等事一經花戶告發定即從重治罪加倍罰追

一團內人家凡有防夜鳥鎗素習施放者即多備繩藥砂子團成一隊或另製營鎗更妙所用鋼矛刀叉頭長一尺餘桿長八尺堅硬木料裝釘結實其餘叉耙劍戟如有素習熟慣者各隨武藝所備用團成一隊

一團內有武藝精強之人據實報縣派令傳習教演各團團勇公議月費以酬其勞

一各團相距在二十里內外者每議一定期於附近要隘處所齊集會哨或施放鎗炮演試武藝既足以壯聲勢並可使賊匪聞風遠遁彼此認識又得互相聯絡方不失守望相助之義

一每團須設有膽力熟道路之健足探報四名輪流走探如賊人在一二百里之內卽須去探以便早爲預備賊人若將臨境團總團長一面卽率團勇赴卡堵禦如有三人之家以一人居守二人赴卡其有借故躲避者卽以軍法

從事一面飛報別團別團團總團長迅卽一面嚴守本卡一面抽撥團勇各隨帶器械口糧前往援助如有觀望遲緩悞事者卽將該團總團長照軍法從重治罪

一團內地方須看明要隘處所或山梁或舊寨擇其易於守禦之所築卡挖濠安設鎗炮如探有賊匪臨境團總團長卽帶領團勇在卡堵截既有大卡深濠不但人人膽壯易於堵截卽賊匪亦不敢輕易來撲每卡須容二三千人卡牆須高四尺厚二尺濠深八尺寬八尺四面安吊橋方爲合式

一立團雖各處分設而有事之時附近幾團務須彼此救

護如別團團勇現在與賊抵敵其附近各團一經聞信卽須派人帶領團勇前往幫同堵截同心保護前卡賊匪既不能過後卡亦可保無虞如有各保自悞大事者定照軍法從事

一倘或有事之時團勇日夜守卡瞭望協力堵禦至夜間伏路巡更尤爲緊要必須輪流派撥以均勞逸如有推委偷安及虛應故事不用心出力者團總團長稽查稟究一賊匪所到之處先以放火與大聲喊叫驚人凡有火起卽當整頓堵禦不可驚慌退避如聞聲喊亦不可膽怯違者軍法從事

一團總團長奉行巡查派撥傳習教演及一切堵禦要務敢有藉端需索通同舞弊擾累居民團勇者立行拏究追給領牌仍倍罰不貸

一縣合製備令旗信籤每團發一式樣如有事之時卽以令旗信籤傳調某團該團總團長卽率團勇依限飛馳照信籤指定處所齊集聽候派遣敢有延悞者照軍法從事一各團距賊遠近不一必須與縣署聲息相通方可隨事緩急酌量辦理每大團各擇一明白曉事之人常住本城凡有團內應行之事隨時稟明核奪

一團規立定之後凡團內舊有居民卽不得任其搬徙如

有違抗搬移以致搖惑人心者定將家產房屋一并入官
作為地方公用

辦理團練章程飭通省仿行

南充縣 曾自柏

鄂匪滋事以來本縣陸路隘口九處水路大小渡口十九
處會同文武員弁選撥幹練書役分住各要隘督同地方
約保人等嚴密防堵仍不時親詣各隘督率巡查不敢稍
事大意鄉勇一項不惟需費浩繁鹽糧不繼抑且有業者
不願充當其無業遊民應充者無事則圖支鹽糧有事則
退縮長避徒滋糜費不足以資捍衛不若就糧戶居民聚
集鄉團守望相助彼各有田園廬舍父子家室眉睫之災

誰不嚴切保護見在巡查卡隘親詣各鄉面諭稔約激以
大義令其各保各甲選出了壯自備器械口糧互相聯絡
協力防堵妥議章程嚴立賞罰集成條約鈔單傳示復圖
繪山川形勢指明要隘先事預防旋據各鄉團稔約稟齎
團勇花名計三十餘處每處有二百名至七八百名不
等民情頗為踴躍均願自備器械口糧在於城鄉分頭堵
禦近日賊匪擾至蓬州徐家場南部新鎮壩及圍攻營山
縣城警報頻傳城鄉人民尙屬安堵並無遷避轉徙之狀
等情本督部堂據此查賊匪並非別有伎倆不過恃眾亡
命以期乘虛而入凡各處團集鄉勇守禦稍嚴輒即紛紛

退避如營山渠縣大竹等縣皆于賊匪逼近城池之時帶領鄉勇奮力擊敗其明驗也然與其賊匪逼近城池始行設法抵禦恐地方已受蹂躪之慘莫若先爲準備大張聲威杜其窺伺之意所以保全生靈者更大本部堂與隨營司道講求守城守卡之策本之古人成法參以時下機宜其爲地方官指示開導者不啻脣焦舌敝乃庸懦之員以爲事有難行逞才之輩又復言過其實一聞警報惟以請兵請餉爲事而於守土二字竟不顧名思義良可悔也今據本縣所稟親詣各鄉面諭衿約激以大義令其各保各甲選出丁壯自備器械口糧互相聯絡協力防堵等語與

前此合州龔牧所稟親赴各鄉勸諭紳耆約保立團設卡情形均係民情之所樂爲一經官爲經理自然倍加踴躍正古人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一鄉如此附近各鄉仿而行之則各鄉足資保障一邑如此附近各邑仿而行之則各邑足資保障推而至於各州各府無不然豈非在在銅牆鐵壁無懈可擊乎賊匪起自邪教邪本不能勝正而自官兵痛加屠戮之後卽在入教者亦未必無悔心之萌特以勢同騎虎不得不挺而走險能竄一處卽走一處能延一日卽活一日若各鄉各邑以至各州各府自爲保障賊匪無丁男之可裹無米糧之可擄勢將不翦自除况官

兵四面兜圍籠禽檻獸何難一鼓蕩平倘計不出此一任賊匪衝突過境使賊匪日裹日多蔓延爲害何所底止合由六百里加緊通飭各屬各府廳州縣遵照辦理具報倘該地方官竟敢視爲尋常通行事件並不實力奉行無論賊匪失陷城池固當按律嚴辦卽潛逸境內漫無抵禦亦必從重究凜違毋違

一每團製造紅邊黃布大旗一杆旗上大書某團義勇字樣團內派一強幹有膽力者執旗隨團總左右

一團勇務須衣履緊紮綿帽上須繫號帶一根上亦寫某團義勇字樣

一團內人家凡有防夜烏鎗素習施放者卽備繩藥砂子團成一隊無烏鎗者各製鋼利矛刀刃頭長一尺餘杆長八尺要堅硬木料裝逗結實其餘又耙劍戟如有素習熟慣者各隨武藝所長備用兵器團成一隊

一每團置三眼鏡鐵炮二個中鼓一面中鑼一面備用

一遇地方有事團勇視團總旗幟所指爲趨向不得退縮畏避團總令兩人扛擡鑼鼓團總執槌欲進擊鼓團勇聞鼓聲急催則奮力向前放鎗砍殺欲退鳴鑼團勇聞鑼聲則駐足徐退毋得混退以防賊有埋伏徐退則步武不亂以防賊人返追如有臨事退縮不聽號令者送官處治

一每團須設健足探報四名輪流走探如報有賊至先連放號炮二聲團總團長即率團勇堵禦一面遣健足飛報本縣其附近各團聞某團炮聲即遣本團健足飛往探明回報該團總團長迅率團勇各隨帶器械口糧前往援助如有觀望遲緩悞事者即將該團總團長重究

一本縣令旗信籤傳調某團該團總團長即率團勇依限飛馳照信籤註定處所齊集聽候派遣敢有延悞稟明大憲依軍法從事

一團內有技勇精強之人據實報州縣派令傳習教演各團勇團總優禮以待或公議月費以酬其勞

一遇夜安歇各團勇鎗刀器械俱要隨身安放刻不可離以防事起倉猝不能徒手應敵

一每團務須定一聚集公所無事則合一團之人或分爲兩班三班議定雙單日期輪赴公所演習武藝空日亦可以各照家務公私兩得有事則齊集隘口協力堵禦不得偷安躲避違者責成團總團長稽查稟究

一地方有事團勇日夜守卡瞭望協力堵禦並夜間伏路巡更尤爲緊要必須輪流派撥以均勞逸如有推諉偷安及虛應故事不認真用心出力者團總團長稽查稟究一賊匪所到之處先以放火驚嚇人心凡有起火即當整

頓堵禦不可驚慌退避違者稟明大憲依軍法從事
一賊匪每於黎明人倦之時踏營攻寨無不摧敗每夜至
雞鳴以後卽當加緊防堵不可以天色將明放心安歇致
悞大事

一紳約團長奉行巡查派撥傳習教演及一切堵禦要務
敢有藉端需索通同舞弊擾累居民團勇者立行拏究追
給領牌仍倍罰不貸

一各團相距在二十里內外者每議一定期於附近要隘
處所齊集會哨或施放鎗炮演試武藝既足以壯聲勢使
賊匪聞風遠遁又可以彼此認識互相聯絡方不失守望

相助之義

一各團距城遠近不一必須與縣署聲息相通方可隨事
緩急酌量辦理每團各擇一明白曉事之人常住本城平

匪局內凡有團內應行之事隨時稟明核奪

南充縣志

四川總督勒保奏爲川省辦理團練酌定經費章程仰祈
聖鑒事竊照川省教匪滋事以來蔓延數十州縣仰仗

皇上天威將士用命擒戮渠魁殲除黨與近來所剩僅係零星
餘孽節次欽奉

諭旨飭令地方官督率團寨協同搜捕是以臣遵於上年冬間
與經畧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會商大局後卽委道府丞

倅等官會同地方牧令分段派委佐雜各員督率團勇寨民同心協力共掃餘氛數月以來各段委員督率團寨遇賊截勦有擒獻賊目者有殲戮賊匪者辦理頗有成效現在賊匪無容足之地兵氣日揚賊氛日淨此皆

聖主德威所播淪浹民心故閭閻共切同仇實心効命但向時百姓堅壁清野不過自保身家未便官爲資給此時旣委官管領團勇出寨擊賊勢難令其枵腹從事其有殲擒賊匪者必須隨時獎賞以示激勸間有受傷陣亡之人皆係因公死事更應量給醫藥埋葬之資以示

朝廷矜卹至意卽各段委員試用無缺者居多亦不能不酌

發經費以資辦公

臣

前節據辦理團練之道府丞倅等稟

請前來當卽飭司查議去後茲據藩司楊揆臬司董教增酌議條欵具稟到營

臣

復詳加核定謹繕清單恭呈

御覽如蒙

俞允則經費有資民心定必益加勸勉實於善後事宜大有裨益惟查歷次用兵並無團寨勦賊之事此項經費皆軍需舊例所無今若在軍需正項支銷於定例勢難准行查川省現有已派津貼銀兩原以補經費之不足近蒙

聖恩節次賞撥餉銀正項已爲充裕此項津貼銀兩本係百姓捐輸之項辦理團寨需費無幾請卽於津貼項內動撥支

三省邊防傳覽
發所需口糧亦以銀照時價折給如此以川西川南無事
州縣樂輸之資爲川東川北有事州縣急公之用於情理
亦屬平允事竣仍彙造清冊咨部查核以杜冒濫之弊爲
此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謹

奏

一團勇出寨撻仗宜酌給口糧以示體恤也查現在各委
員分管寨洞每寨挑選團勇一二百名或二三百名不等
造具花名清冊呈報此項團勇無賊時各有生業自不必

官給口糧若賊匪竄近出寨勦捕勢難合其枵腹效命應
請於出寨勦賊之日按名給發口糧一升不給鹽菜所需
米石卽照時價給一經回寨卽行停止以歸樽節

一團勇撻仗遇有傷亡宜分別酌給卹賞以示矜恤也查
寨洞居民本係自衛身家今旣責令撻仗殺賊遇有陣亡
受傷者理應酌給埋葬醫藥之資以示矜恤但團勇究與
常川隨征之鄉勇有間未便遽照征勇傷亡之例議給應
請量爲酌減團勇遇有陣亡者每名酌給埋葬銀十兩受
傷重者每名酌給養傷銀四兩受傷輕者每名酌給養傷
銀二兩均由各總理之員查實給發隨時報局查考

一團勇擒殺賊匪應酌定賞格以資鼓勵也查上年臣特與額勒登保商辦團練原曾酌定賞格分別擒獻招降等項頒發各洞寨遵行此時川省賊匪衰殘已極毋庸再為招降至寨勇能將賊匪殺斃生擒者理應仍加獎賞以資鼓勵應請酌定章程凡寨勇擒賊一名賞銀二兩殺賊一名賞銀一兩擒獻賊中小頭目一名審訊得實賞銀五十兩如能擒獲著名首逆另行遵照

欽頒賞格給發

一辦理團練各委員應酌給月費以資辦公也查此次分段辦理團寨所派委員人數較多各該員多係試用無缺

之人既無俸薪養廉其隨從丁役又無口糧鹽菜微末窮員未免辦公竭蹶應請量給月費收令每員月給銀二十四兩佐雜每員月給銀二十四兩俾資本身及丁役食用之資

四川通志

